從僞滿歸來

王克道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校閱以後

東北淪陷到惡魔的手裏，已整整六年了！可是這漫漫的六年中，那邊的社會是怎樣在變化，那邊的同胞是怎樣在生活，我們還沒有整個兒知道；雖然近一二年來，描寫東北種種的文章實在不少，可是，最大部份都只是一鱗半爪，簡單散碎，看過後叫人總是覺得不滿足。

一年前本書的作者因了特種任務從那封鎖的地區裏化裝出來了。他在那邊是從事于游擊戰鬥的，所以他跑遍了那邊的大小城市，甚至于偏僻的鄉村。當然，淪陷後的東北的一切都收在他的眼裏和耳裏了。談起這，很多的朋友便慫恿他，把他的經歷整個兒寫出來，使關內的同胞們對于那邊的種種得一個完整的概念。但是因了他有他的工作，沒有功夫立刻全部寫出來。

八・一三的砲聲響了，他以在東北的工作姿態投入了上海武裝救亡的集團中。上海失守了，立脚不住，在一個風雨淒冷的深夜退出了他作爲第二的家鄉。什麼都沒有帶走，連他抽閒寫的那一部份稿子！退到後方來，不用朋友的慫恿，他感到有寫出這部稿子的必要。因爲，第一、拿東北同胞們在日帝

國主義壓榨下的慘狀來燒沸關內人民的抗戰情緒；第二、拿東北抗日聯軍的戰鬥法則來作爲關內民衆武裝鬥爭的參考。所以，他廢寢忘食地埋頭寫出來了。

不願說那些不切實際的話，來估量這部書。我只想誠實地來說了點我個人讀後的感想。

和「高爾基自傳」，「大地的女兒」，「二人」等書一樣，雖然在爛泥似的環境中，絞刑架下似的危難中，書中的主角們却沒有絲毫的頹廢和悲觀；他們有自己的主義，有自己的信仰，也即是有自己的人生觀；所以他們什麼都不怕——不單是不怕，而且還像險灘上的魚兒似的，浪濤越來的急，它們跳躍的越高，越快。

這是在這大時代中，多麼需要的生活姿態呵！

也和前幾種書一樣，書中的主人翁不求自己個人的出路；他們知道大衆得了幸福，自己才能有幸福。所以他們忘了自己，忘了家庭，把個人所有的力量加入到羣衆的戰鬥中去！

「爲了民族解放事業，我不能不離開我年邁的母親，幼小的弟弟……」

「在整個民族解放革命未成功之前，每個人只能在鬥爭中訓練自己，教育自己。一切都不能——也不應當——獨特了。」

這是在這大時代中，多麼需要的生活姿態呵！

「聯合起來幹，的確比孤軍獨鬥有力量，有把握！事實底教訓，希望今後，各抗日力量都堅固地團結起來！」

「苦悶呵」，青年們在這動亂的時代中，因了過度的熱情，常常在嚷「苦悶」；可是，在這一部書裏，處處像杲杲的春日，一天比一天暖和，處處像夏日的枝柯，一天比一天繁榮，他們幹，幹得一天比一天起勁。所以，我相信青年們讀過這部書，許也能和我一樣從其中獲得醫治這「苦悶」的良劑吧！

我們不應該再對這部書有旁的什麼要求了，它的任務是想把淪陷後的東北的眞實狀況，展開給大家看。然而我們除了得着這些珍貴的報道之外，還獲得了在這動亂時代中的生活的正確的指示。至少，在我個人是感到相當的滿足了。

琳　記于一九三八，三，十日晚。

校閱以後

從僞滿歸來

目次

棱閣以後……………………1
我們逃出了沉悶的雰圍……………………1
「亡國奴不如喪家犬」……………………3
初嘗亡國奴的滋味……………………4
關山依舊景象全非……………………8
罪惡的「寶庫」——「新京」……………………9
吉長路上底悲劇……………………16
哈爾濱底光榮滅亡了……………………18
一個死里逃生者底經歷……………………23
是拙笨，還是同情？……………………31

現代「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再演 …… 39
翻譯官底下場 …… 44
佳木斯底火藥庫 …… 52
朝鮮同胞怒吼了！ …… 62
鶴立崗底夜嘯 …… 75
誰是大勒羅密底主人？ …… 86
寫在後面 …… 96

我們逃出了沉悶的霧圍

護城河岸上底垂柳，掛着綠油油的柔條，煦風輕輕地迎面吹着；這一切送來了春之消息。

挖野菜的村姑們，脫掉了透出棉絮的笨重衣裳，換了釘着不同顏色補綻的襖衫，愉快地在唱着山歌；她們解脫了殘冬底壓迫，歡迎春之到來。

春天是自由神，能給人們爭取自由的啓示。

「春來了，在家鄉再有兩個月，青紗帳就起來了，回老家去呀，老鄉們！」老相突然在提示我們。

是的，春天是鬥爭的信號，青紗帳是號召我們的大旗；我們這羣失去故鄉，在這座沉死的古城足足流浪了五個年頭的漂泊者，應當回老家去了！

我們一羣六個，踅進了河岸上的樹林中，討論着「如何回老家去？」和回到故鄉去的工作問題。在這座「露天議場」裏，我們痛快淋漓地討論着，陪伴我們的是牧童底橫笛，和村姑底山歌；我們沒有顧慮，沒有恐懼，因為這裏沒有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們底監視哨。

我們決定了第二天晚車，離開這靈魂已經滅亡而空存軀殼的死城。

黑沉沉的夜裏，稀疏地落着小雨，我們這一羣悄悄地爬進了車廂。站上底鐘響了，警察偕着「皇軍」在車裏巡視了一周，這怪物蠕蠕地把我們拖出了這座死城。探首回望那些星星的燈火，一點點地滾去了。我們對這座在民族文化與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古城，不免有些留戀——雖然它底靈魂已被漢奸們公開地出賣了——但我們想一想，又不覺興奮起來：因爲我們此行是衝向敵人底後防，去開拓民族解放的大業，不但要救我們底故鄉，同時，要把故鄉作爲解放祖國的根據地。

東方現出了魚肚白，一股股海腥味的冷風從車窗中穿進來，使人們打了個寒噤，精神一爽。在晨光熹微中，看到刻有「片假名」的站牌，才知道車已停在北戴河海濱了。從頭等車上下來了幾個帶着中國裝束衛士的官吏——這大概是冀察當局負有「特別」使命的專使罷？因爲在站台上立着許多戴着高裝禮帽的「友邦人士」，和冀東底僞官吏在歡迎他們。這羣失去了靈魂的餘孽不知道在搞什麼鬼？「皇軍」握着裝有刺刀的槍，往來逡巡着，那雙可怕的眼睛，翻來覆去地盯在每個人底臉上，像似在尋找屠殺的機會！我們才知道于睡夢中，被拖進了祖國毫無治權的領土了。這大好的河山，竟在無抵抗之下，拱手讓與敵人越俎代庖了！我們感到慚愧，我們更加憤恨日本帝國主義底强暴；增强了我們抗

敵的決心。我們相信：現在這一羣沐猴而冠的漢奸們底末日，不久就會到來的。

「亡國奴不如喪家犬」

我在甜蜜的瞌睡中，被一種佶屈聱牙的噪鬧聲，給驚覺了。看看車廂裏百十雙眼睛，都注視着右側一個角落裏。

「你的滾蛋！你的滾蛋！」一個穿着「和服」的半老女人——看去像似販賣毒品的浪人，正扭着她身旁的一個商人模樣同胞底耳朵，從對面的座位上推；嘴裏還用不通順的中國話在大罵着。

這位同胞，給嚇昏了，紅漲着臉任她推倒在對面兩個同胞底懷裏；這位子應當只坐兩個人的；可是硬要把他塞進去。

「和裝」女人懶洋洋地伸伸腰，打了個呵欠，作着勝利的微笑，倒身睡下去了。接着甜蜜的鼾聲發了出來。被擠着都呼吸出不來，坐着打瞌睡的人們，都在集視這位獨霸一席的女人；那可憐的眼光不知是羨慕還是悲哀！

被推倒到對面去的那同胞，低着頭流着口水睡着了。頭被車震動着擺來擺去。

「爲什麼他還樣馴服！」年歲較青的仁，對這位失去知覺的同胞，像是可憐又像是在恨地這樣說。

「不馴服又怎樣？一個人」。相說。

「打死這個霸道婊子！」血氣方剛的仁，脈管僨張地叫着。

「冷靜點，朋友！看那……」相邊說邊指那武裝巡視的敵軍。

「怕什麼，用頭顱去拚，還不夠嗎？」仁有些忍耐不住了。

「仁！你靜一點罷！民族解放事業，不是只憑匹夫之勇所能成功的；我們不怕死，但不作無謂的犧牲；我們要打倒日帝國主義，必須要作有組織的鬥爭。況且，這個『婊子』，還不是同樣的是一個可憐蟲？我們和她談拚命，太不值得了！……」我勸慰仁。

仁聽了，「唉！」了一聲，他一雙充血的眼睛投向了窗外。那人類不平的烈火，燃起了鬥爭的火燄，燒遍了他底周身。

「唉！亡國奴，不如喪家犬！」沉着的華嘆息地說。

初嘗亡國奴的滋味

車到了山海關站。

「買『入國證』去！」

「起行李票的，去到檢查所等候檢查！」

有個戴有「王」字徽章的剪票員，在大聲地告訴車中的乘客。同時，大批戴着鴨舌帽，穿着不整齊西裝的獵犬，和黃衣警察，都擁上車來；一雙雙兇狠的眼睛，不住地在乘客當中掃來掃去，狂嗅着，像在覓找食物。

我們摻到人羣裏，排成了一條行列，在「王」字臂章的「滿洲國」武裝警察監視下，走到檢查所裏來。我們已不是自由人了。初次嘗到了亡國奴滋味。

我們不但包裹行李，須接受武裝威脅下的檢查；並且，每個人都須解開胸膛，無論是褲帶和衣角邊，也得經過嚴苛的檢視。在我底旁邊，一個青年少婦袒露着雪白的乳峯，等候檢查員底任所欲爲；——我當然不以這爲什麼稀奇，因爲刺刀統治下的奴隸，不要說侮辱，就是生命也無時不在他人底掌握中。

我們還算幸運，躲過了這檢查的難關。雖然仁因爲不大聽指揮，吃了「王道衞士」底一拳。出了檢查所，又奔到了「大東公司」。

一座用板牆圍成的院落，在院心一間屋子門前，有很多的人擁擠着。天井裏還東倒西橫着許多窮苦的男女。

在一張破棉絮上坐着一個黑枯顏色的女人，正在敞着懷喂一個乾瘦的孩子。

「你們這些人，爲什麼睡在這里？」我問。

「沒錢住店，他又不發『入國證』，只好睡在這兒等」。一個躺在天井邊的男人告訴我。

「你們來幾天了？出關幹什麼去？」我很感興趣，這樣問他。

「我們來了一個多月了，等着發『入國證』。出關幹啥？反正是找飯吃罷」。他說話是山東口音，關于出關的原因，這樣簡單地答覆了我。

「你們睡在這裏，警察不趕你們嗎？」我又問。

「趕！還不是白趕！人太多了，你看有三百多口子，又都沒有錢住店。『入國證』不發不能出關，逼急了和他們只有拚命！」他很有力地說出了最後一句。

是的，死能抵抗一切呵！大衆卽是力量。

我丟開了這位可憐又可愛的同胞，去領「入國證」。

在辦公桌前坐着一位東洋神氣十足的人物——白翻領日本式短袖汗衫，學士頭。

「你是那一國人？」他問我。

這倒使我吃了一驚，——原來他不是日本人，完全是遼寧口音。「那一國人？」這大概是我聽錯了，他不會這樣問我。

「你是那一國——人呵？」他故意把國字拉得特別長。

我抬頭看到他身後貼着「滿洲國」底佈告，才恍然大悟，我並沒有聽錯。可是，我怎樣答覆呢？我確確實實是中國人。但離開北平的時候，聽到有人說：在「滿洲國」如果承認是「中國人」，就有殺頭的危險。我要出關去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怎樣答覆才能取得這過關必需的「入國證」呢？但是，我能屈服在無恥漢奸底面前，投降承認是「滿洲國」人嗎？不能，絕對的不能！我底內心在鬥爭着。

「我是黑龍江人」。我底靈機一動，不加躊躇地這樣答覆了。

他很不滿意地斜睨了我一眼，待理不理地說：

「領入國證，得照像片！」

照像片！怎樣能來得及，我們起的是通票，車再有三十分鐘就開了。

我們互相觀望了半天；老相笑嘻嘻地從衣袋裏掏出家中寄來的日文「證明書」。

這個失了靈魂的人，接了過去咕噥了半天，馬上變了笑臉，暴露了走狗底本色；同時，有三四個人也圍攏了來看「證明書」。

「不過，沒有照片，還是不能通融，嘿，嘿」。他捧着他們主子底「手諭」，露出奸滑的笑容，對我們說。

我們知道這羣利祿薰心的人們，是在向我們需索；爲了重大的工作出關，暫時不能不餵養着他們；

結果，我們每人多拿出了五元錢，同時，每人也取得了一張「入國證」。

關山依舊景象全非

車要開行了；所有車上的工作人員，——上自剪票員下至車僮，都換了繡有「王」字臂章的人們。其中有很多是日本人。這一切都變了！

在車頭以「王道衛士」自任的「皇軍」，負着槍桿赳赳地往來警戒着；像似在監視那四千萬被征服的囚犯！「天下第一關」底下，「九一八」後所受的創傷，仍歷歷地擺在面前；烏鴉成羣飛過，作着嗚嗚的悲鳴，好像傳訴着四千萬人底哀怨。車風馳電掣地穿過了城牆，把我們帶進了這日本帝國主義橫霸了五年的故鄉。

我們探首窗外，看那肥沃的平原，風吹成浪的大麥，翠葳葳的高粱——這一切的，已非我有了。

日頭被西山吞沒了，車到了錦州。這座城市，亦非昔比了。——現在已晉升爲「錦州省」底省會。車站上底一支裂了紋的旗桿上，懸着一幅黃地左角補有紅藍白黑的旗子，懶洋洋地被風飄來飄去，這就是「滿洲國」底標幟。

「車站南面，新建起了一座矮矮的營房，這裏面包藏着炸藥和屠殺的武器；是「皇軍」統治四千萬大衆的根據地。

了。

我們感到了氣悶，變了！變了！故鄉底一切都變了！

第二天底中午，到了瀋陽。我們不想停，越過了地道，又擠進了開往「新京」的火車。這車上坐滿了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多數穿着馬褲和零亂的西裝，都很得意地在談笑着。我們在車中，眞如坐針毯，有些無以自容。尤其他們遇見「滿洲國」人時候，那種謙虛讓坐，居然擺出了主人風度的做作醜態，更使我們難過，慚愧！同時，不由地使我想到敵人謀我之深，是如何地在有計劃地進行着。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坐過南滿車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底驕橫，對於中國婦女侮辱是常有的事，那時，因爲正是擺出帝國主義底威嚴，所謂「以威服之」；現在，他們以勝利者自居，所謂用「以德化之」了。日帝國主義對東北有計劃的侵略，實使我們不寒而慄呵！

罪惡的「寶庫」——「新京」

是午夜，我們到了長春——「新京」。

站台上立着不少穿灰制服的小學生，每個人都是右手拿着一支太陽旗，左手拿着「滿洲國」旗；看情形是等候着歡迎什麼「偉人」吧。一個留有微髭的矮人，兩支手插在厚厚的大衣袋裏，往來巡視着。

——看態度像個日本人。

孩子們薄薄的制服，好像抵不住春寒，兩支小眼睛蓄着一圈瑩瑩欲滴的淚水；夜深了，顯着很疲倦；小手拽在衣襟下，縮着頸子不則一聲，像在打瞌睡；挾在腋下的旗子，要掉在地下了。可憐的孩子們！

我們爲了要看個究竟，故意把行李打得慢一些，免得警犬們懷疑我們。果然，對面一列車開到了；那個矮人精神一振，指揮那些要睡過去的孩子們，把兩支小旗上下地搖起來，並唱着「天地間有了新滿洲……」——這是「滿洲國」底國歌。接着，一個戴大帽的日本紳士，被一羣人團團圍住地走下車來，對着那些天眞的孩子們用日語訓了一頓話；有個瘦瘦的奴才給翻譯說：

「督辦說：日滿親善，是滿洲國建國的基本條件。……」

我們不忍往下聽了；也不忍再往下看了！在我們將要走出車站底門口，還聽着這羣純潔的孩子在喊：「歡迎！歡迎！……」這，就是所謂「親善」；好一個威逼利誘下的「親善」！

這一個印象，使我夜間不能入眠，想起了我底母親，我底幼小的弟弟，他們在威逼利誘下過了六年了。

天將明，就被旅館裏男女底吵架聲音警醒了。越吵越熱鬧，我同老相都披上了衣裳，走出來看一個究竟。一個穿着粉紅褻衣披散頭髮的女人，短褲剛剛遮住了他底大腿，赤着腳沒有穿鞋，好像從被窩裏很慌張地爬出來的。鉛灰色的臉，襯托着兩點黃眼眦；如果，她要吐出了舌頭，眞是一個活生生的「吊死鬼」。

她拚命地扯着一個男人底衣領，這位「先生」眞可謂和她「相映成趣」；——瘦長的頸子掛着一個骷髏似的腦袋，滿臉都是鴉片烟灰，手上提着一件衣裳，很可憐地望着大家。

女的很理直氣壯地向大家說：

「他媽的，舒服了一宿，不給錢就要跑；這，還有施捨的嗎？」圍觀的人聽了，都嘻嘻地笑着。

我們明白了，這是「樂土」上的一件可憐的「桃色案件」。不願再聽他們這汚穢的糾纏了；回轉房，洗完了臉，我們走到街上——去觀光這「王道政治」治下「首都」底全貌。

今日的長春，的確與昔日不同了。——柏油馬路築得非常寬，兩旁排着日本式的街燈，街邊日文的店牌，和窗子裏日本風的圖案佈置，使人們像置身在東京或大連。天陰沉沉的，在落牛毛小雨；我們登上了「第一號」公共汽車，到「中心區」看看新的「建設」。

「中心區」，是在長春北郊，新建起了許多大廈，傀儡「皇帝」底新「皇宮」，就在此地。中心建

了個大花坪，四圍都是立體式琉璃瓦蓋頂的新厦，所有僞國底「中央」政治機關，都集中在這個地方。電線網織滿了上空，起重機像被搾乾血汗的骷髏，被吊在那里。這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底楔子已打進了東北底內心，日帝國主義是如何地在那里苦心經營着！我們絕對不能再等待了；我們應當趁着日帝國主義尚未立穩的時候，趕快地摧毀它。

我們領略了這些表面浮華，心裏眞是着急，恨不能馬上奪回我們這富有寶藏的故鄉！爲了對於「王道樂土」進一步地瞭解，所以吃完了晚飯，又走向了「新京」底黑暗面。

街路上，滿處都是「鴉片零賣所」——這是日帝國主義毒化政策的實施站。我們要知道其中的眞實內容，所以走進一家零賣所，做探險的工作。

「請樓上，五號！」一個光頭而「老槍」向我們打招呼。

樓上是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間，木床上擺着很考究的烟具；我們倒了下去，暫時入了黑籍。

「您叫一個吧？」一個被鴉片侵蝕了一半生命的伙計，諂媚地向我們說。

「叫什麼？」老相故意問他。

「哈，哈，女招待」。

「好！要好的」。老相在充「內行」。

「小一號！小一號！五號房裏叫」。

「嘍！就到了！」一種嬌柔的應聲。

「這裏和『窯子』——東北話是妓院——不是一樣嗎？」仁很驚疑地說。

一個打扮很妖豔的女招待，挑簾進來，笑嘻嘻地躺在老相身邊。老相覺得很不自然。我們都默默地看她幫燒煙。她底技巧非常熟練，實不愧稱爲「槍手」。在我們一羣中間，都沒有吸食鴉片這種「口福」，只有請她賞光了——這眞是出她意料之外地獲得。

在脂粉掩蓋下，我們看不出她是烟鬼；看着她大吸一番之後，才知道她底吸量，實在驚人。談起來她是松花江下游的人。

「你爲什麼要當女招待？」我問她。

「說起這些，話就長了。我看你們都像讀書的人，事變前，我還不同樣是女學生；我底家住在土龍山，可說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大糧戶；九一八後謝文東領着民變，我父親和我哥哥，都隨着當義勇軍去了，母親和我沒有來得及隨着軍隊走。可是，家中地被沒收了，房子也燒了，沒法子就過起了流浪生活；三年前爲了生活，只好當起女招待來。到現在烟癮也弄成了，這只有等着死了算完結」。她談起了身世，兩纔淸淚流下來。在這里，我們又聽到了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同胞生活底一部份。

「不行呵！先生。不行呵！先生！」隔壁發出了急迫的微弱呼聲來，打斷了我們底談話。接着，又有人在外面很緊地去敲門，裏面好像滾成了一團。

我們爲了好奇，都伏在牆縫裏往那邊看。

一位黃呢制服的「皇軍」，伏在一個綠衣女招待底身上，貪婪地解她底衣帶。在這位強暴者底身下，發出緊急的呼聲：「不行呵！先生！救命呵！救命！」

門外面擠滿了人，很急地敲着門；這位「皇軍」在這種情形下，不能暢所欲爲了，惡毒地打了女招待一個耳光，頹然退了出去，逕自下樓去了。被蹂躪過的女招待，兩支手蒙在臉上，很悲傷地哭起來。

「唉，這，眞不是人吃的飯！」我們這屋裏的小一號，觸景生情，很感慨地嘆了一口氣。

我們相顧茫然，在這里不想再有片刻停留了；踉蹌地跑到了街頭。「王道政治」統治下的「首都」，在十二個鐘頭的停留中間，一切罪惡印象，所給我們底刺激，實在夠深了。所以不想再在大街上經過，我們故意要循着黑暗的巷子回到旅館去。

在一個拐角上，走在前面的老相，大叫了一聲：「我底自來水筆，讓人搶去了！」他隨着一條黑影子，追下去。怕老相吃虧，我們也都緊緊地跟在後面。

前面微弱地透出了一線光，老相站在光下，和一個人在吵嘴。

「他搶了我底自來水筆，跑到你們底屋子裏，爲什麼不准我進去找他？」老相[illegible]然地在街氣了。我們也闖上前去。

「我沒有看見他進去！我底屋子不許找！」一個彪形大漢，穿着密扣的短襖，兩手叉在腰間，很豪橫地堵住了老相。

我在隱約的燈光下，看見屋子裏滿地都鋪着稻草；一些赤膊露肘的人們，橫躺豎臥地在那里吸「海洛因」；我明白了，這是「白面館」——也就是盜匪的窩藏窟。

老相底自來水筆，還有什麼希望呢？跟這些「地痞大王」還有什麼理可講？只好自認倒霉罷！

我拖着老相垂頭喪氣地回到了旅館。

「這都是十一號的客人！」

我們將進旅館底門，看見了許多白帽日本警官，和一些「滿洲國」武裝警察；老闆看見我們回來了，這樣指着我們說。這些警察包圍着我們，進了十一號房間。

我底心裏在打着吊桶，老相底臉尤其蒼白得可怕；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可惜我們回到故鄉一點工作都沒有做，就死掉了！我在這一刹那間，想起了關內的同志，想起了十年未見面的母親，我感覺到生命的寶貴。

我們像似將被屠宰的羔羊，很馴服地打開了衣箱和行李，等候着檢查。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個白帽日本警官，操着很熟練的中國話問我們。

『我們從奉天來，到新京考『大同學院』的』。

「一共幾個人？」他底態度很緩和地問。

「一共六位同學」。

這羣獵犬，隨便把我們底東西翻了翻，就去了。

「噓！這是怎麼回事？」老相歡喜得閤不上嘴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故意裝出了鎮靜，回頭問那站在門前的老闆。

『您還不知道嗎？今晚七點鐘，在商埠地出了搶案。聽說搶去十幾萬『國幣』呢』。

呵！這罪惡的寶庫——「新京」，它包括了奸、盜、邪、淫和人類所有的一切醜惡！

嗚呼「王道」！嗚呼「樂土」！

吉長路上底悲劇

中東路已經被南滿株式會社接收了。從長春到哈爾濱還沒有換軌；所以還是中東鐵路底老車，裏面沒有電燈，黑暗得怕人。

四等車特別地擁擠，簡直沒有插足的地方。我們勉強擠上了車，蹲在一個角落裏。黑暗中不知道這

車上裝了多少人，只覺着炭酸氣非常濃厚，逼着人呼不出氣來。

車開動了，轆轆的輪聲絞緊了我的心絃；我們像跌到了無底的深淵裏，被茫無頭緒地往前拖去。

「查車了，把行李都打開！」一個人在喊着。隨着一陣橐橐的皮鞋聲。

我們知道，在這種黑暗得對面不見人的情形下，還查什麼車？又是「皇軍」在示威了。但是，我們這被宰割下的奴隸們，只有預備停當，在等候着檢查。

一條手電燈光，從門外透進來，笨重的皮鞋聲，逼近了我們面前。在離開有丈餘的地方，發出了一聲嬰兒的痛苦怪叫來。

「天哪！我底孩子呀！老爺！我底孩子踩死啦！」一個女人慘呼着。

這一道手電筒底光，從一位全副武裝的「皇軍」手中發出來，射到一個不滿一歲的嬰孩身上；在灰暗的燈光底下映着一顆血淋淋的頭，接着又痛苦地掙了兩聲。

「皇軍」收滅了電燈光，操着生硬的中國話：

「你的什麼地下睡？」

「老爺！車上沒有地方呵！我底孩子還有病」。一個年老的女人，哭訴着。

「皇軍」對這個「不守規則」的女人，好像發了「慈悲」，沒有加以懲處，就走了。

母親抱着小屍體，呼天呼地地哭着。沉黑的車中，不斷地發出同情的嘆息。

車不停地向前飛馳着，我底心像似被一支巨掌揑緊了，覺着要發嘔。我沒有悲哀，淚像似沁入了心底，我狂吼起來！

風吹進了車窗，帶進了幾絲冷雨，落到我底頰上，使我神智爲之一爽。那個可憐的母親，大概是哭疲乏了，靜了下去；可是，時而還發出一二抽噎來。

我對着那黑黝黝的大地，呼了一聲長嘯，默視着那弱小的寃魂長眠！

哈爾濱底光榮滅亡了

別來十年的哈爾濱車站，又得重逢了。它一切如故，除了所有俄文的標誌上，都加上了日文，和在車站底門頂上，多添了「滿洲國」三個大字——這因爲哈爾濱是北方國際的吞吐口，日本帝國主義有意地在宣揚他佔有的勝利。

我們這一羣，暫時分散開，我和老相住在東北旅館，其餘的住到仁底親戚家裏去。

這刼後的故鄉，我對它像似有千言萬語要哭訴。忙亂吃了一頓飯，匆促地跑出了旅館。

我沿着正陽街，拐到了大羅新底面前；這在東北唯一的百貨商店，它底光榮時代已經過去了。斑駁的油漆，顯出了衰落的模樣。撩亂地在廣告窗裏擺着一些舊貨，好像滿面愁容，做着苦笑。

大羅新——到過哈爾濱的人，誰不知道它？事變前，在北滿——可說是在東北——它完全是在民族資本所經營下的「辛狄加」；直屬下有五六個輕工業製造廠；每天營業的繁榮，不下于上海底先施或永安。

現在，它沒落了，——隨着民族底厄運，它沒落了。

我一直地走到松花江岸，那昔日熙攘繁華的碼頭，現在被破壞了；平整的堤面正在修築鐵路。江防司令部，前後都圍着鐵絲網，不准行人通過。那遼闊的江心中，起伏的怒濤，滾滾地流着，流着，像似為那四千萬大衆吐瀉着民族底怨恨。

松花江艦隊，都懸着那征服者底標幟——太陽旗——靜悄悄地停在那裏，如同被監禁的囚犯。

我望着那富有圖案美的大鐵橋，那隱約欲現的江北太陽島——呵！那美麗的小島，哈爾濱底大花園——它，也在帝國主義暴力下，被玷污了。

我看着那滔滔的江流，那雄偉的建築，我流出了淚來！

電車把我從傳家甸拖到了秦家崗。

哈爾濱是沒落了。顯赫一時的教堂，也露出了陳腐與破落，哈爾濱的確是沒落了！——雖然，那幽靈似的白俄老太婆，挾着一個破亂的大包袱，經過教堂的時候，還很虔誠地哭喪着臉在「畫聖號」，恐怕這在沒落期的哈爾濱，她是僅存的聖徒吧？

我步行轉到公司街口，心裏突然地跳一下——因爲那十年前，在工大讀書的時候，每天必來一次的「拉夫卡」，仍然還孤零零地立在那裏。

「大概易了主人？」我走過去，心裏在想。

我心裏益發跳起來，好像見了我那久別的母親，眼淚熱刺刺地要湧出眶外。

「噢！維！支得拉司傑！」那鬢髮蒼白了的老主人，仍然還穿着那十年前的燕尾服，——還有那副夾鼻眼鏡，那枯瘦如柴的手……這一切和十年前並沒有絲毫兩樣——他用力地握住了我底手。

「呵！卡．維保日瓦也傑？家家！」我問他別來可好？

他和往昔一樣，很隨便地答了句：「好！謝謝！」

我問他生活情形，和他對現狀的感想，他說：

「總還可以活罷，帝國統治下的人民，還能說什麼呢？」

「工大關閉了，我底鋪子沒有生意，也快關閉了！」他很感慨地告訴我。

我抱着很大的熱忱，想到工大去看一看昔日的俄國師長，老主人底報告，使我的心冷却下去。但，我抱着憑弔的心情，又走向了工大。

這在國內設備較完善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已成廢墟了。巍峨的樓房，一部大概做了兵營，院中的蒿草，差不多能埋沒人頂；窗角下落滿了碎玻璃屑，上面堆積了許多野雀糞。

哈爾濱底文明是毀滅了。

我要想知道工大——也可以說整個的東北文化機關——被摧毀的情形，我轉到了花園街，去找工大的同學堯組。到門前使我奇怪地是：門框上釘了一塊小銅牌，上面有「滿洲國協和會會員」幾個字。

「『協和會會員』？這不是效忠于日帝國主義的組織嗎？怎麼，難道堯組底父親也……」我心裏疑惑着，在打門鈴。

一位「鴨行先生」走出了來，和我講日本話。

「劉公館，不住在這兒嗎？」我不相信會錯，因為堯組底伯父是中東路底高級職員，住在這里有二十多年了。

「什麼，去！去！不幾（知）道！」這位紳士在發氣了，我無言可對，幸而來了一個中國僕人。

他還沒有失去人性，我把實情告訴了他，才知到前一年堯組底伯父就被撤了職。當然房子居住權，

同樣也是沒有了。據說搬到了馬家溝。是的，一切都不是中國人所有了。

我坐上斗車，跑到了馬家溝，才會到瑤組。他憂慮的面龐，已失去了青年人應有的生氣。變了，變了，與十年前活潑好動的瑤組不同了。

「你怎麼顯着這樣的頹廢？」我們閒話說過後，我這樣不客氣地問他。

他好像有些麻木了，慢騰騰地說着：

「老王！這種環境下，如何不使人頹廢？工大封閉後，捕去了二百多同學，都在『刑事課』用機器絞死，屍體的渣滓冲到松花江去了！……我還算是幸運，死里逃生，可是這種情形下，我往何處去呢？你想，學是無法再繼續念了，但是那里有事情給你做？……我現在等于一隻豬，除了吃睡之外，什麼都不知道，也不准知道！……」他說完話，兩隻灰暗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我底伯父也失業了，你知道嗎？……去年還過着當『代表』到東京去『朝天皇』——因爲他們說我伯父是紳士——回來以後，他受刺激太深，現在每天在喝酒，在跳舞；所積蓄的幾個錢花完了，恐怕就得挨餓。……老王！

他很沉重地叫了我一聲。

「大概你還沒有深嘗過亡國奴的滋味吧！我們現在一切，都沒有保障——尤其是在過去作過官吏，私有資產的人們，無論在午夜，或是睡在被窩裏的早晨，說不定什麼時候，就來一個大檢查！……值錢

的東西拿去了不要緊，對答不周，就有殺頭的危險……」

他底臉顯着非常的蒼白，說話的時候，還不斷地四下張望，好像怕有人在竊聽。可憐的勞組，環境壓迫的太厲害了，他已入了病態。

不忍再聽他講下去，和看他那副麻木不仁的樣子，我跑開了。

一個死里逃生者底經歷

春深了，天氣熱烘烘的有點悶。

出了旅館門，越過工業區的八站，工廠都冷清清的，大門緊緊地閉着；高大的烟筒硬挺挺地豎在那兒，像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像。鴿子一羣羣地在院子裏飛來飛去，很得意的。

哈爾濱底心臟——八站工業區，現在死了。

新城大街上的行人，還是很多。在那些拖着笨重的脫了底的大皮靴，和穿着塗滿油漬的「魯拔司克」，來來往往的老白俄底身上，看出了生活越發累贅了的象徵——那張鎖緊眉頭的苦臉。

走累了，踅進道裏公園去。

呵！變了！真的，一切都變了！這，清靜的公園，現在擺滿了日本人經營的小孩「轉車」，和賣零食的攤子。我煩了，轉過了音樂亭，坐在石椅子上。

一個青年走過來，頭髮蓬鬆着，兩片近視眼鏡佔據了整個的臉。沒有領子的汗衫，露出了很長的一個頸子，像隻鵝——，在伸着頸尋食物的鵝。

「喂，老郭！」我很驚喜地喊了一聲。

他嚇了一跳，想要開腿跑。

「你不認識我了嗎？老郭！」我抓住了他底手，怕他跑。

「哦！哦！……是你！……你……」他嘴唇顫抖着，瘖啞的聲音，鯁在喉頭。

「你病了嗎？爲什麼身體糟塌成這個樣子？」我心裏很難過。

「病？……對的，是病！……病！」他左右環顧，這樣重複了幾遍，拉着我底胳臂，起來就走。

我隨着他出了公園後門，他蹣跚着把我拉得很緊。這條路是非常的靜；雀兒蹬脫了樹葉，打在水上，起了一圈圈的波紋；春天底太陽光，射透了衣裳，感到很舒適，很熨貼。在這太靜的境地中，我茫然地問他：

「到那去？老郭！」

他沒有回聲，用近視眼鏡映大了的眼睛，看了看我；再用手指了指前面鐵道底土基。我明白了，他底意思是要到那沒有人的地方去，或者他有什麼話對我說。

綠斑英，嫩苗，整整齊齊地鋪在那兒，像一張天鵝絨的墊子。我們緊緊地靠在一起，坐下。

「你有什麼話，快說出來我知道，心裏躁煩得很！」我催他快告訴我他要說的話。

「這些俺，我這一生，恐怕只能向你訴這一次罷！」他簌簌的熱淚，從近視鏡底厚玻璃底下，滾流出來。

他這個樣子，使我發悶、難過、要哭。

「是去年，不，是前年——事變後的第二年，華俄職業學校停辦了；為了生活，我包了牡丹江一件工程——修一座公路底鐵橋。招了三百多個工人，我計劃着……

他說了半截，手遮着太陽往後面看了看，再將嘴湊到我底耳朵上說：

「我想得着機會，就來一下子暴動！日本鬼子派來保護我們修橋的衛兵，有一百多枝槍，給他們繳下來，那是很容易的。

他談起來，露出很有把握和很興奮的樣子。

「老趙那時候，已經幹起來了，我們還保持着經常的聯絡。他媽的，該然……真她媽的該然！……」

他嘆了一口氣，聲音大了起來，好像前十年在工作報告席上一樣的神氣；雖然，現在顏子瘦的很可憐。

「老郭！低一點！」我警告他。

他打了個寒噤，突然停了一下。四面張望着。

「小聲一點，不要怕！」我又恢復了他底原狀。

「漢奸！王八日×的漢奸！我們底計劃將要成熟的時候，日本工程師每月用一百元津貼僱的漢奸，報告了！我們三百多個人中，抓去了五十多個領袖，其餘的都解散了，我就是其中被捕的一個。

他嚥了一口唾沫，嘆了一口長氣，接着說：

「咳！其實被捕了，倒沒有什麼可怕，槍斃了就算完事，可是，殘忍的日本帝國主義底劊子手，他並不叫你痛快地死，讓你活受罪！……把我們抓起來的第三天，就送到哈爾濱來。喂！老王！你不是看見過裝大牛的鐵悶子車嗎？我們和大牛一樣，不！倒像要被宰的猪，手脚給綑在一起，隨便丟在車裏，——不管你們垜到一塊也好，或者頭碰破，腰折斷也好，把我們像石頭似地往車上一摔，車門便緊緊地鎖上了。路上走了八個鐘頭，太陽把車皮晒得像鍋爐，悶得我們豆粒大的汗珠，直往下滾。老王！我們眞成了猪，一個個只有咿呀地叫着。

「天！在半夜，到了哈爾濱，才把我們一個個牽下車來，鏈在一起，一聲不准響，押到道外四道街的日本憲兵隊去。

「我一進到屋，被一種奇臭堵塞着鼻子，就說不出話來。這是一座地窖，裏面擠滿了一羣鬼！老王！我不是瞎說：眞是鬼呵！——那一個個披着一尺多長的頭髮，鬍子滿腮，還有那幾寸長的手指甲；

有的沒有穿褲子，有的只披着一件一綹一綹的上襖，努着嘴蹲在那里；還有，那黑漆臉上凹進去的二隻眼睛！那不是一羣鬼，是什麼？我底身子，有些幌蕩起來，我好像死了，進了鬼門關，一陣陣陰風，從窗隙裏吹到我底身上來。

他底一雙眼睛，惡狠狠地望着我，我底面前明明白白地擺着一個鬼！——像他所說的鬼！

「天哪！我看見那邊牆上懸着一粒光，那是『望鄉台』罷？我不顧一切地奔了過去。……我被絆倒了！我底神智略微清醒了一些，一股惡臭攢進我底鼻孔，我底手摸到了一件軟泥泥的東西——像漿糊，有點發黏，又有活的東西在我手上蠕蠕地動着，癢癢地像要爬進我底皮膚。我看了看，我的娘！是一個生了蛆的腐屍！我迷惘了，我暈了過去……

我底頭，好像大起來，心裏發嘔。勉强地咳了一聲。

「老王！你聽我說。這種腐屍，在這座地窖裏很多，都是每天被刺死在這里的犯人，我們既進了來，和這種死屍並沒有什麼兩樣，也可以說是等于死去了。——這裏面每天餓死和害病的就有五六個。

「第二天——這裏面其實根本沒有日夜，不過這時屋頂上底門打開來，說是要往下丢饅頭了，這是每天唯一的一次。……不一會兒，拳頭大小的黑饅頭，撒了下來，羣鬼在波動了，拼命地搶着，——不管是落在腐屍上，還是糞尿的窩裏，抓起來就塡進嘴去。我們初次進來，只望快死，觀望着他們打成了一團地搶着。可是，五天以後的我，還不是和他們一樣地去搶了嗎？我才知道，在生命沒有斷絕的前一

秒鐘，人還是須要和飢餓鬥爭的。

「屋頂上底門閉上了，鬼們有的嗚嗚地啼泣起來，有的瘋狂的大號，好像有什麼危難臨頭了！……驀地門開了，兩個持着明晃晃刺刀，戴着防毒具的惡鬼，闖了進來。門在他倆背後嘩地一聲又關了。犯人們有的縮成一團，有的跪在地下像做祈禱，有的慌慌張張東撞西跑……。呵！人類底慘劇喲！馬上就擺到了我底面前，……我暈沉沉地閉上了眼睛。

「在野獸們底狂笑聲中，我又蘇醒了。兩個新屍都泡在血泊裏，一個魔鬼正把那染了血的刺刀，往一個囚犯底頭髮上抹擦。左牆角裏又忽然慘叫一聲，另一個魔鬼正把刺刀插在一個犯人底胸膛上，在大笑着。……人類眞是殘忍的啊！我不知道何以會有這樣殘暴的行爲出來？這就是帝國主義底文明嗎？我蒙上了眼睛，在等候那帝國主義底屠刀，落在我底身上。

「我，再生的我，居然在三天這樣的屠殺下，都沒有遭難。第四天底早晨，竟被移到了另一間房子裏。下午我又會到了我底舅父——那叛逆的惡徒，日本帝國主義底走狗；他說：由他底力量，我母親用了一千五百塊錢，可以保住我底性命了。

「我憤怒了！我想從鐵窗打出去，打死這種無恥的奴隸。到這時候，誰還想活？——尤其是丟開大批同志，求一個人的苟活？我瞪了他一眼，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他換了一口氣，像似疲累了。

「你休息一會罷！累了嗎？」我問他。

「不要緊！……可是，老王！我眞的不如在地牢裏被刺死好！因爲那有我底親愛的同志們，如果有靈魂的話，死後也不感到孤獨。……在這里，我一個人住一間屋子，每天只有三個黑炭似的饅頭吃。我寂寞得想自殺！……

「到第四天，我被捉到特務課受審，他們說：我底罪名是『反滿抗日』，叫我招出我底同黨來。……我想死，我一句話也不說。他們——這些日本帝國主義底狼狗，被我悶得生氣了，開始對我用刑——『電刑』！是『文明』國家『科學化』的『電刑』呀！」

我聽郭說到「用刑」兩個字，皮子有些發緊，脊背上透出了冷汗。因爲，在五年前，我在天津日租界工部局裏，爲「政治嫌疑」，嘗受過這種滋味。——雖然那不是「電刑」。

「我被剝光了，綁在一條長台子上——和我以前割盲腸癌的時候，被綁緊在手術台上一樣。——有兩個繫在電線上的白銅拳頭，拿來吊在我底頭頂上。……我不覺到恐怖，只覺空虛！空虛！空虛得一無所有；我閉緊了眼睛，等着死亡的到來。……我覺到冷冰冰的兩個東西觸到脅上，胸部麻木了，……接着，我底肺葉膨脹起來，像塞滿了我底周身，我底眼睛不自主地瞪大了；呼吸要停閉，像被人扼住了咽喉；鼻子被逼着流出了血；頭要爆炸了，我失掉了知覺！」

我，用手指狠心地抓着地下底泥土，心裏充滿了仇恨！仇恨！我怒視天空，一片片浮雲，遊來遊

去；我想挾起爲民族遭遇危難的郭，飛過太空，把他送到國內的大衆面前來哭述！——

「郭！你休息休息罷！」我撫摸着他那枯乾的手，不知將何以安慰他。

「不！我很興奮，——我見了你。這是難得的機會，我今生完了，殘廢了！只能向你哭訴這一次了吧！」他底眼圈充滿淚水，很傷感地說。

「只能向你哭訴這一次了」嗎？不想郭竟把這句話，做了臨別的讖語；在四個月後，我在抗日聯軍中，竟得到他謀炸中東路大鐵橋，當場被守軍槍殺了，屍身落到了松花江心，被狂濤捲沒了的消息！爲了祖國，郭盡了他底最大的責任！

「我一連受了三次這樣的酷刑……」郭接着說：

「我篩了，肺葉都腫脹起來，呼吸不能自由；胃裏反酸吃不下東西。完了！成了『活僵屍』！……被拘禁了六個月，我那不是人的舅父，又騙了我母親一批錢，把我保了出來。……現在出獄一年多了，腦子不能想事情，肺結核恐怕已到了第三期。我也不想去診治，因爲我希望死！——一個腦子不能思想的人，不是等于死了嗎？還是死了好！況且，我受警察所底監視，不准離開哈爾濱一步」。

「那些同志呢？」我很關心地問。

「噢！恐怕都葬身在那座『地牢』裏面了！我到現在，一點也得不到他們的消息。」

他說完了話，站起來就想離開我走，我拖住了他，約他去吃飯，并讓他把他底地址告訴我。

「飯，我是不能吃；我底地址你不需要知道，我也不希望知道你底地址。因爲，我現在是一個『危險人』，不但不願意我底病菌殺害你，我更不願意做了走狗們底『引線』！……今後，我不希望再見到你了！……」

他說完話，低着頭，不顧一切地跑開了。

「環境把他造成了這樣一個冷酷的人嗎？」我對他底冷酷感到了可怕，——心裏這樣地想。

是拙笨，還是同情？

我因爲要知道江北游擊隊和抗日會底工作情形，又搭上了呼海路底火車，到呼蘭去。

呼海路現在延長了，由哈爾濱可以直通到黑龍江濱底要鎮黑河城。這座城隔江相對，就是蘇聯底阿木爾省；日本帝國主義拚命地完成這條鐵路，還在進攻蘇聯的軍事上，有着很重要的意義。因爲在軍事上這樣急迫，這條鐵路的完成，當然是很草率的。就拿與中東路鐵橋「比美」的黑濱路鐵橋來說罷，動工到完成時期，不到兩個月，這要與足足修了三個整年的中東路鐵橋相較，實在相差太遠了；固然近代資本主義技巧的進步，是不能否認的；可是，從中也看出了日本帝國主義底慌張與忙亂中的草率了。

因爲事前朋友談到了這座鐵橋修築的草率，我很就心車走到松花江中間，會落到滔滔的駭浪裏。車行在橋上，「王道衛士」們，都拿着槍上了刺刀來警戒；乘客不准探頭窗外，否則就給你一刀。聽說過

去有人投過手榴彈。住在「王道樂土」上的人們，無時不在恐怖中！

五十分鐘的途程，轉眼就到了。呼蘭城裏的雙峯教堂遙遙地擺在目前。鐵路兩旁左右二公里，都鋤刈的非常乾淨，肥沃的黑土皮，被炙裂了，張着嘴像似很飢渴；每相隔半里就豎着一支掛紅旗的標誌；有個乘客告訴我：這是因爲防備「馬賊」——即義勇軍——襲擊鐵路，在標誌以內不許種田，以免爲馬賊做屏障；每年全東北被這樣荒廢的良田，不下幾十萬垧。他像個小地主，說起「荒廢」兩個字來，很唏噓的。

車進了呼蘭站。我走下車來，在預定的地方，我見呼蘭抗日會來接我的人；我們通了暗號以後，他說，給我預備了一處很安全的住所，在呼蘭×公署。

呼蘭×公署？我聽了咋舌，有些猶疑的樣子。

「請放心，這是最安全的住所了，因爲××抗日會就設在這里。……住在旅館或親戚家裏，隨時都有被警察所傳詢的危險！」這位老兄，看出了我的疑慮，解釋給我聽。

我有些難爲情起來，怕他懷疑我在不相信他，我說：

「很好！很好！」

我們坐在馬車上，他却一聲不響，我的心還是放不下。「××抗日會就設在呼蘭×公署裏？」怪！

怪！」

道路很泥濘，馬拉起車來吃力得很。太陽沒了，夜幕漸漸籠罩下來。我的心裏和那附近村莊上繚繞的炊烟一樣，覺得很散漫，無歸宿。在半路上碰見一隊「皇軍」往前進發，笨重的皮鞋插在泥裏，拔出來又落進去，背上馱着行軍囊和長槍很吃力似的；看樣子，大概是調防。

「調防？」我又聯想到了「公署」！

我想詳細地問問這位老兄，但又覺喉嚨發硬，不好意思說出來，怕他笑我懦弱。

「你就說是×課長的弟弟，從哈爾濱來看課長的病」。這位老兄發言了，打開了黑沉沉的寂寞。

「是的，是的」。我答應他。心裏覺得舒暢一些。

車到了監獄胡同，我從馬車裏，張望我的親戚的住宅，屋子裏已經掌上燈火了；院子的牆坍了一邊，在黑黝黝的夜光中，天井裏顯得很破，很亂。沒落了，十年前的大地主！

是拙笨，還是同情？

專到了呼蘭×公署門前，停下了。門前有五六個黑影兒，我和他們混在一起走進大門。到了第×課長的臥室，看見這位課長的確在臥病，瘦瘦的臉，配着兩支銳利的眼睛，撐着身子，對我點頭笑了一笑說：

「我不能起來，請原諒，同志！」

五六個熱烘烘的青年，把我團團地圍住了。他們毫無顧忌地問我許多問題。他們問祖國對這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四千萬同胞，是不是有拯救的準備？又關心內戰是不是還有爆發的危機？他們問國共合作問題，實現了沒有？他們說：在東北自「九一八」以後，抗日聯合戰線就形成了，并且在堅強的團結下發揮了大的力量。由國內問題，他們又轉到國際間的新情勢。我感到難過，又感到慚愧：因爲我知道的太少，往往不能圓滿回答他們的問題；同時，我又不能不撒謊，騙他們，安慰他們，在國內有些痛心的事件，我不能直率地告訴他們，因爲這能減低他們抗日鬥爭的熱情。

我忘了我是處身在「滿洲國」的×公署裏，我興奮得忘掉了一切。他們給我端來兩碗熱騰騰的餃子，我的肚子的確餓了，可是因爲我太興奮了，不想吃；大衆的熱情，就是我的糧食。

那位臥病的課長同志，也用手巾勒上了頭，坐起來靠在枕頭上，時時提出問題來問我。

我正在答覆一位同志的問話，忽然聽到窗戶櫺子「嘩！嘩！」地響起來，好像外面有人用手在撥弄。我嚇了一跳，停止了談話，圍在一堆的人，也都散開了；有的拿起筆寫字，有的拿起書去讀，有的裝着睡熟了，在打鼾聲。我看他們這些滑稽的「表演」，不覺得笑起來。

「母親在家好嗎？」課長同志，放大了聲音問我——像問他的弟弟一樣。

我明白了，外面窗子響是「警號」，一定有生人來。我故意大聲地答道：

「好！可是這幾天鬧牙痛」。

我的話剛答完，門響了，進來了一位西裝紳士。他操着生硬的中國話，做出很謙虛的樣子，用手撫摸課長的頭說：

「好了，沒有？熱的還有！」

說完了話，奸滑的眼光落到我的身上。

「這是參事官，來！二弟，見一見！」課長同志故意向我介紹。

我忙上前鞠了一個九十度的東洋式的躬，伸出手來和他握手。

「你的哈爾濱來？看哥哥病麼？哈！哈！」他做出假裝的笑容來。

「是的，我接着哥哥害病的信，就趕來了，才到這兒」。我唯恭唯謹地答覆他。

「很好，很好！坐罷！」他轉身出去的時候，又向課長同志說：

「你的好好養病！再會！」

我們又沉默了五分鐘，外面的窗櫺又響了，屋子裏恢復了熱烈的常態。

「外面是什麼人在打窗子？」我問。

「是本署的衛兵，也就是我們的『無線電台』，哈，哈。」一位同志笑着說。

我欽佩這些同志工作的緊張而又嚴密；組織網已普遍地深入大衆；能這樣把東北四千萬同胞緊密的組織起來，眞足以制日本帝國主義的死命！我快樂，我看見了東北解放的前途放出了光明！

息了燈，外面放出自己的步哨，我們足足談了一個整夜。窗櫺上透進了黎明的光，我們才都入了夢鄉。

我從他們的口中，知道江北抗日會發展的情形，有超出我意料之外的成功。游擊戰普遍地展開了，呼蘭和海倫這半年來差不多整天都在戒嚴，怕抗日軍來襲擊。可惜我忙于到吉東去工作，不能親臨游擊隊去看一看。

第二天等我醒來，他們都上班去了，太陽已傍午。我剛剛洗完臉，一位同志來叫我去看一個「奇蹟」。

這個「奇蹟」的由來，是這樣的：今天上午十點鐘公署來了一個日本野鷄商人——這種野鷄商，在東北很多，專賣各種日常用品；一個箱子就是他們的資本，窮鄉僻壤他們都去。當然這其中不乏日本化裝的偵探，可是，眞正求生活的也不少——他是專賣紙筆文具的，專走各大機關兜售。本來在每天十點鐘左右，各機關都要休息二十分鐘，讓職員們去吃點心，可是今天因爲有要公，參事官下令把這休息時

間取銷了。這位觸霉頭的野鷄商人，他不知這個特殊原因，居然在門房裏把箱子打開，大做其生意。公署職員知道這位專賣「便宜貨」的來了以後，一個傳兩個，馬上辦公室就空了，都集到了門房來。

參事官知到了這個消息，也趕到了門房，把職員都趕回了辦公室。對這位野鷄商人，大發了一頓脾氣。內中大概有這樣一句話：

「做生意的，不懂規矩嗎？現在是辦公的時間，你知道不知道？」

這位觸霉頭的商人，或者因爲自己是和參事官同種的日本人罷？所以很不服氣，這一「氣」之下，竟闖了大禍——險些送了性命。

「這是那些『中國人』找我呀！並不是我到辦公室去找他們」。他理直氣壯地答覆，還以爲很得意。

「『中國人』？誰是『中國人』？你說！」參事官的臉氣得發了靑。

「不，不是『中國人』，……『滿洲國人』！……」這位觸霉頭商人，才知道一氣之下，把話說錯，想要糾正也來不及了。

「綁起來！」參事官發命令了。

這位商人就在命令之下，被綁起來，吊在公署的東廂房裏；等我到他的面前的時候，正被衞兵用皮鞭子打得暈死過去。

一張方臉兒，鬍子長滿了腮；上身精赤，兩隻手被繩子吊在背後，灰布馬褲管下拖著兩隻破黃皮鞋。脚尖剛夠挨到地面，身子弓彎着，頭上的青筋暴了起來。他的樣地是一個典型的日本人，但是我對他表示了最大的同情，我很可憐他。人類間本來沒有什麼仇恨，所謂仇恨都是由少數的創制者與野心家造成的呀。

「你們輕點打罷，他和你們並沒有什麼仇恨呵！」我對兩個中國衛兵說。

「打死王八旦，日本人讓打日本人。正是我們出氣的機會！」他們紅漲着臉，帶着微笑，像是得到報復的機會，了却了一樁怨債。

這是誰的罪惡，造成了兩個民族間，無法解開的仇怨？我默默無言，我知道這種仇怨，不是我三言兩句所能消除的。

那個可憐的商人醒過來，不住做着痛苦的哀呼；汗珠一串一串地從頭上滾落到地下，濺成了粉碎的點子，我恨我自己不能講日本話，因而不能盡量地表達出我內心的同情。我只能用他不能十二分瞭解的中國話安慰他，他的樣子像是意會了。

他底意思說：好像是鹿兒島人，自幼就出來經商，到過台灣和朝鮮，也到過廈門天津；去年春天才

來到了「滿洲國」。我不瞭解他，不能和他談得很深刻，在表情上看來，倒像對中國人很同情似的。這，或者是他在苦痛中，對于統治者有同樣的怨恨罷？

我不能進一步地解救他，我只能委曲婉轉地勸着那兩位執刑的衛兵，使他們少給他一些痛楚。

中日被壓迫的大衆們，聯合起來罷！用我們團結的力量摧毀這些萬惡的統治者們的統治。我們彼此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即使有的話，那都是野心家從中挑撥而成的呵！

現代「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再演

在「王道樂土」中，除了現代化的機關槍坦克車之外，所有的歷史，都在倒演着——有些怪現象，竟至回返到了原始野蠻的時代。日本帝國主義爲了便於統治，不但要滅亡我們整個的國家，他還要毀掉我們數千年來苦心締造的民族文化！在朝鮮，在台灣和其他淪爲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遭受了我們同樣的慘痛命運。可是，在全部人類進化史上，恐怕由于中華民族今日的危難，所遭到的損失，比任何過去的都要重大；因爲不但中華民族有他悠久的文化史，就在近代史上說來，也佔了一個重要地位。所以如此，在東北日本帝國主義所演出來的殘酷鎮壓手段，也都是在過去被征服的殖民地中所少見的。

在第三天我去看一位我在呼蘭縣中學時代的校長×先生，不料在他的口中又得到了兩個月前所演出

哄動一時的「文獄」案的眞象。×先生是日本留學生，事變之後，未能脫出虎口，在威迫利誘下當了××區的「督學」。

在我們一般人想來，以爲在東北所謂「日本留學生」，一定很得意。是的，在軍事未定時期，因爲有些事情日本人初來摸不清，爲了安定社會秩序，對于能講日語的人很優待，一般無恥之徒，利用了這個機會，飛黃騰達的固然不少。但是「兎死狗烹」，這是日本人慣會用的手段，爲了穩定統治權，曾經幾次搜捕東北的智識份子，「日本留學生」當然不能例外，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以爲「日本留學生」是智識份子中的最奸滑最危險的份子；所以他們更無時不找「烹狗」的機會。我這位校長×先生，就是被「烹」過的一個。

提到這位×先生快樂得意的過去，眞想不到會落得這樣一個結果，怎不使人很替他悲哀呢？

是我在呼中要畢業的那一年，他來接着當校長了。那時他新從日本××高師學成歸來，畢挺的西裝，深光的近視眼鏡，胖團團的臉，十足味道的日本學者的打扮，眞夠神氣！也許在日本住得太久了，始終是一張日本式的冷酷相，沒有看見過他的笑容。同學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大絕戶」。

×先生的家是呼蘭縣的「世家」，他到日本留學，還是縣府官費。因爲這種種關係，他做起事來很獨斷，很熟辣，的確，有點幹的勁兒。接事不到兩個月，化學儀器也添了，制服也改了日本樣子，校舍一

不夠，還大興起土木來。喜歡進步的青年學生，對這位新來的有生氣的校長，都感到興趣。

那時正是北伐時代，東北還被封建軍閥們，牢牢地把持着。我們底學校，時常有×先生底同學來講演，激烈的調子，博得同學們莫大的歡迎。其中來講演的，有的是從上海南京和廣東回來的，有的是新從日本回來的。把關內革命的情形和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的暴虐，講給我們聽，同學們都非常的興奮，有的竟跑到關內參加了北伐。

這種情形傳出去了，有人說×先生是「赤化黨」，「過激黨」；可是×先生不怕，因爲他是本縣底門閥，沒人能打倒他。在東北改懸青天白日旗之後，他當了國民黨底黑龍江省委，大家才知道，他是國民黨。

×先生因爲做事太專斷了，接事後第三個月，竟鬧出了一場學潮。我是這次學潮領導的一個；在學潮平息了以後，我同其他兩位同學，都被開除了。×先生很有政治手腕，我們被開除後，他還給我們介紹轉學；他說爲了「整頓校風」，不能不如此，還設筵給我們送行。所以我們中間始終保持着一種友情。

學潮的原因，是因爲×先生太傾心「東洋化」了，他下令學生都得在一星期內剃去「光和尚」，違者就除去學籍。我們覺得「剃頭」與讀書沒有什麼關係，況且他是模倣日本的中學生，這理由太不足以服人了。所以學生會決議，「一致抵抗」，誰若是剪髮，就「除去會籍」。并派代表向×先生要求「收

回成命」。事情越發僵了，代表五人立時被宣示開除。我們最後的手段，當然只有罷課。

不但罷課，住宿的同學還都遷到旅館裏去，學校成了個「闃無人聲」的場所。×先生着急了，四面奔走去找學生底家長，「勒令」自家底子弟返校。「地條」「人」就「範」，奔走的結果，×先生成功了，同學先被迫回家，接着又被迫送回學校。羣衆解散了，我們三個領導人底代價是「開除」。

我們不見有十年了，過去蓬勃奮發的×先生，現在變成衰老枯敗的駝背病夫。兩腿削瘦得露了觀骨，走起路來，也有些顛簸。

「你怎麼回來的？」聲音微弱得像蚊叫。

「前天到呼蘭」。我回答他。

「你回來，做什麼？趕快進關去罷！趕快！」他替我很耽心，恨不得馬上送我走出「滿洲國」。

「我殘廢了，完了！你知道嗎——我底遭遇經過？」他一面說，一面解開了他底衣襟。

「我在關內報紙上，知道東北大興『文獄』，不知道你牽連到裏面」。我說。

「牽連到裏面？這一次檢舉了有兩萬多知識份子，我沒有死，他們故意把我放出來做恐怖的宣傳，可是我已經不中用了，殘廢了」。他嘆了一口氣。

「我很希望知道這場『文獄』底眞象，希望先生能詳細地告訴我」。我請求他。

「有什麼『眞象』可說？還不是日本人找機會肅清智識份子嗎？事變以後，日本人盡量地『起用』

智識份子；在不知不覺間，經過了幾年來的考察，他們——日本人——已經排好了處死的程序，那幾個非處死不可，那幾個應當弄殘廢了再放出來做恐怖宣傳；安排好了以後，他們就找動手的機會。

「是今年春天，黑龍江省教育廳長——他姓王叫××——有一個弟弟在德國讀書，這孩子是事變前去的。他不知道「滿洲國」底「太上皇」們底厲害，給他哥哥來了一封信，裏面不少攻擊「滿洲國」的話，并要求他哥哥寄幾個錢給他用。他哥哥接到了信，一邊急得直頓腳，駡他底弟弟寫這種信，等于殺害他；一邊又私自慶幸着日本人沒有看見，所以馬上就用火把信焚燬了。……

「可是，大禍來了，第三天早上，日本憲兵隊就把王廳長底住宅包圍了，并拿出了原信的底照片，問他是否接到了這樣的信？王廳長當然不敢承認；事情越鬧越眞，王廳長被架到憲兵隊部，當晚就祕密槍決了！并命令王廳長太太，不准聲張，只說是得病死的。……

「由于這封信，就給了他們——日本人，屠殺的機會，先由黑龍江教育界起，一直波及了全「滿洲國」；所有中小學敎師，和和這些人有關的青年親友，被祕密槍決，其數不下兩萬人。我，雖然沒有被殺死，你看！我這兩脅被『電刑』刮得脅骨都露出了！日本人想把我做活的『恐怖廣告』！……

「有什麼眞象？這就是眞象！眞象？無中生有的眞象……」

他止住話頭，我才注視着他底胸前：紫黑色的疤，佈滿了他底左右脅，皮膚死貼貼的，肌肉底細胞都枯乾了。脅骨一條條歷歷可數地擱出來，加上他那張尖削的瘦臉，活像那懸在醫院裏的骷髏標本。

我走出大門來，很對×先生底遭遇表悲痛；同時，我又想到，這是漢奸走狗們底好榜樣。

翻譯官底下場

工作給了我回家的機會，再有兩個晝夜之後，我就能會見了我別來十年的故鄉，還有我底母親，我底弟弟……是的，我快樂——快樂的心情以至于無法形容。我從哈爾濱底第十二道街碼頭，跳上了慶瀾輪船，在松花江底中流裏快暢地漂去。

松花江，這是多麼美麗的江流！浪平靜地起伏着，船行在江心，像西子湖裏的游艇。兩岸一望無涯的麥浪，和[illegible]樣樣的大豆高粱，益發襯托起松花江底偉大！還有那漏山遍野的蒼鬱的林木，到處都是黃金喲，我底故鄉！

松花江是吉黑兩省的天然界限，也就是這兩省的大動脈。每年底四月到十月是它的光榮時期：下游大批的蓬船都載着大豆高粱，拋卸給哈爾濱的各大堆棧，馬上又把那樣新鮮的日用品滿滿地運輸回去；哈爾濱有這地方能成爲交通的總匯，還是松花江的賞賜；在國際交通上，松花江也是一條不可忽視的要道，如果一直航行下去，越過了三江口，可以直達蘇聯遠東大商埠伯力；要轉到黑龍江，又可直航阿末爾省。若是沒有松花江的話，烏蘇里江和黑龍江都成了死溪，失去了交通上的價值。殘冬到了，層冰凍

的公路●

松花江，對整個東北的繁榮功勞是偉大的！

然而現在，不是我們的了！

我在甲板上往來閑踱，吸着從江面上吹來帶有些微溼氣的和風，我用力地吸着，吸着，享受罷！我可愛的松花江上的和風，讓我享受罷！

一位纏有「警乘」臂章全副武裝的「皇軍」過去了，很驕傲地吹着口哨，瞟了我一眼。「警乘」是日帝國主義在東北各交通線上的監視哨，無論火車或輪船上，都可以見到這種威儀萬丈的「警乘」。他們待遇很高，有無上的權威，一個「警乘」可以命令船主或站長。

我呆了半晌，不禁想起了十五年前在松花江輪船上的一幕。

我那時候在故鄉縣立高小畢業了，我們組織春季旅行團，到離故鄉九十里的下游佳木斯參觀。在江邊登船的時候，太陽快沒了，乘的船好像是「宜興」（？）。

三等艙裏坐着六個日本軍人，那時候在北滿——長春以北的各地——看見一個日本人都覺很稀奇，何況是「兵」。這幾個「皇軍」那時一點都不威風，沒有攜帶武器，老老實實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乘

態」客們便似在看「西洋景」，圍着他們做鬼臉。這六位「皇軍」被衆人逗得很難爲情似的，勉强指手劃脚地向衆人播訓着。

那時，正當五卅慘案發生不久，我們旅行團馬上在艙裏召集了一個羣衆大會，幾位同學演說以後，決議：一、全船的乘客不向這六個日本兵交談，二、通知船上的小貨部不准賣給他們飲食，三、不准他們進廁所，四、不准他們到甲板上散步。我們知道他們是到離佳木斯還有三百里的富克錦，所以又推出往富克錦的客人五人，等我們下船以後，繼續負責奮鬥到底。

這六個日本兵，看看風頭不對，不但甲板上沒有敢去，連開水都沒有喝，只是很可憐地坐在自己的鋪子上吃「飯辦當」。我們旅行團，在第二天黎明就到了佳木斯，下船的時候，還高喊「打倒日本！」的口號。等到旅行回轉來，接到富克錦來的信，說他們按着決議案一直把這六個日本兵監視到了他們的目的地。

那時的行動，到今日看來，固然覺得很幼稚；可是，我們居然用大衆的力量，把堂堂的「皇軍」給嚇住了。再看看眼前「皇軍」在東北的恣横，千千萬萬的感慨，禁不住一齊湧上了心頭。

夜深了，我還伏在船欄上，靜聽着江心瀟洒的流音。「警察」來限制我了，須進到艙內去睡。我何

太陽射到我的臉上，很熱。跑到水龍頭邊，用新鮮的江水，洗了臉，很清快。又跑上了甲板，享受松花江所給予我的快樂。

船快到大羅勒密了。大山伏在岸邊，像一隻隻沒有睡醒的老虎。在山頂上有很大的標語立在那裏：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摧毀滿洲國僞政府！」

「收復失地！」

在每一個標語下面，隱隱約約地都署着「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政治部製」。我突然一楞，心裏好像酷暑天吸了一口冷風，有說不出來的快樂——這快樂很甜蜜地沁入了心脾。那些標語，都是利用原有的大樹，把皮刮光了，用火燒成了斗大的字；不怕風蝕，更不怕雨淋，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用砲轟——如果能瞄得準的話——是不能損毀它的，我欽佩抗日聯軍利用環境的巧妙宣傳方法，更使我感到敵人還未能把東北整個放在他的統治下。

船上的同胞們，都三五成羣的指點那些標語。有一個小商人在說：

「他媽的，這回可把『小鬼子』治了！」

「除了『小鬼子』變成小猴，攀上山去砍了它」一個矮胖子瞇着眼睛，很滑稽地在取笑。

「攀上山？他們敢?!就是能在城裏和我們發豪橫，進山裏就一個都回不來！不等他們立住腳，林子裏就是一頓槍！」小商人說起來，像要和誰相打似的。

標語上的字句，都擠進了每個同胞的心靈，又撩起了他們對祖國的熱情。標語可說是盡了它的職責了。在沿江所有的大山上，都有相同的標語出現，有的，製造者是抗日聯軍第三軍或第七軍的政治部。這些東西，如同毒針刺在「滿洲國」的內心。

船過了竹簾鎮，離湯原只有卅分鐘的路程了。黃昏的霧掩住了江面，我的心上下浮沉起來，好像有一種很嚴重的事件要發生似的。江心的漁船，還像十年前我離開故鄉時一樣，往來地參差着。

久別重逢的故鄉，畢竟到了。碼頭已移到了東江沿，這是多大的變動呀！我像到了一個陌生地方，感到生疎。下了船跳上馬車，車夫問我：「到什麼地方去？」

「城裏！」我隨便答他一句。

車把我拖過許多荒涼的小巷，我沒有注意這些，我想：

「是不是很嚴重的一幕，快到來了?!」

車竟把我拖到了家的門首，我推開門就闖了進去。

我緘默了，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來。面前有鬢髮斑白了的母親，有成年了的弟弟，有……是夢嗎？我竟然就回到了家？……在昏暗的煤油燈光下，更加恍惚了。

「家也沒落了，汽車公司收歸『國有』了！……」母親告訴我家裏的遭遇。

「我不要知道這些，因爲回到東北以後，我知道的太多了。我要休息，母親！」我請求她不要講下去。

我到家第三天早晨，太陽還沒出來，一個人在菜園裏靜靜地看昨夜一位同志從黑金河轉來的信。露珠晶瑩瑩的被擎在草葉上，菜香陣陣地襲進鼻孔。牆外馬蹄在響了，我從板牆隙看見一羣黃呢衣服的軍隊，把東隔壁劉宅包圍了。不一會綁出一個穿白汗衫的人來——「是翻譯官？」我沒有看清，心裏想。

這位煊赫一城的翻譯官底故事，在我回來後，從家人口中，聽到很多，雖然我沒有見過他。

我把信看完就煩惱了。母親和李媽提着菜筐從菜市買菜回來後，她還沒有放下菜筐，就對我說：

「小翻譯官抓起來了，一會就要『出大差』，還有陳縣長也在內」。

翻譯官抓起來了，我聽了倒不怎樣驚奇，一會就要「出大差」——就是槍決——可使我很奇怪；並且，還有現任的本縣陳縣長。

「是怎麼一回事，母親？」

「這不是一天的事了，前些日子就傳說陳縣長撤差。……小翻譯官姓金，才二十幾歲，好一口漂亮的日本話啦！是參事官底翻譯官——紅人，娶親才二十幾天呀！

母親表示很惋惜的樣子。

「這城裏誰不知道翻譯官？結婚的那一天，只說幛子吧，就有二百多幅！全城底名人都到了。……倒霉！該這小子倒霉！也許這小子抖的太過分了。縣裏現駐日本守備隊植田隊長，和參事官有點不對付，權利有些衝突吧？前幾個月聽說，因爲馮家大院的案子——參事官要沒收馮家底地產，馮五爺大概攢到了守備隊長底門子，化了幾千塊錢，隊長馬上就通知了陳縣長，不准沒收！可是，縣長那有這樣大的權限？和參事官去商量，碰了一鼻子灰，結果還是把馮家底地沒收了。——守備隊長對陳縣長很不滿意，往省裏去電要求撤他底職，結果因爲翻譯官底幫忙，參事官又往省裏去了一封電，陳縣長又留職了。

「從這案子發生以後，守備隊長和參事官中間底火，越擠越大，當中受罪的就是陳縣長。日本人和日本人見了面，總是有說有笑的，有事都遍到陳縣長底身上來。這個陳縣長死的眞寃！

「小翻譯官太紅了，有事只要把他運動好了，他到參事官跟前一說，沒有不行的；所以城裏無論誰有事都往參事官那里送錢送禮，把那植田隊長却乾在一邊。自然，那隊長恨死了小翻譯官。……

「最近大概小翻譯官替胡子買子彈的證據，被守備隊長得到了；給了他出氣的機會，連參事官帶陳縣長都一齊報告到省裏，說他們『勾結馬賊』，——這是前三天的話。大家都耽心會有今天這樣的一天到來」。母親很津津有味講給我聽。

我聽了這些複雜的穿插，心裏很高興，因爲敵人分贓不均，也會演出這樣互相傾軋的醜劇來。可惜得很，全城戒嚴了，我不能親眼去看一看「出大差」的情形。

又過了兩個鐘頭，外面軍號響了。一隊武裝「皇軍」，押解着一輛大車，車上坐的正是小翻譯官，手倒綁在背上，和一個穿藍綢衫，留着日本小鬍子的人，背對背坐着，母親告訴我，那小鬍子就是陳縣長。

車和「皇軍」底隊伍過去後，我很希望知道他們以後的消息，這，母親自願去爲我探聽；當我吃完早飯，她回來告訴我說：

「陳縣長打了五槍，小翻譯官打了三槍，在縣署後牆外槍斃的，聽說：是守備隊長親手執行的」。

「參事官也撤了，明天進省去。」她又接着說。

守備隊長勝利了！日帝國主義底軍人是「太上皇」的「太上皇」！

小翻譯官和陳縣長，却做了守備隊長的血祭的牢羊。

佳木斯底火藥庫

因爲工作，須到松花江下游去。我又離開了別來十年，重逢只九日的家園，踏上了征程。

一片雲翳遮蔽了太陽；陰灰的天氣，使人發悶。憂慮的氣氛掛在每個人底——母親底，妹妹底，弟弟底——臉上。爲我餞行特備的菜，擺滿了桌面，可是人們都對着這些冒着熱氣的菜飯發獃，沒有一個人吃——有的，只是拿起筷子隨便撥一撥菜，就把筷子放下了。

這是一個長久的離別喲！爲了民族解放事業，我不能不離開年邁的母親，年小的弟弟。是的，我不能把他們從敵人底樊籠裏，馬上拯救出來，心裏覺得發痛！可是我有更重要的任務擺在面前，我要爲更多的人求解放！我要爲整個民族求解放！我丟開了母親和弟弟，但是我底心更加記掛他們，使我益發加强了，和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底決心！

母親把我送到船上，眼眶含着熱淚，對我說：

「你底任務是偉大的！我不能累贅你。我是老了，不能爲國家盡什麼力，況且又是女人。可是，你底弟弟——正在需要良好教育的弟弟……」。

她底心像似碎了！她爲她底子女哭，同時，也爲這不幸的國家哭——雖然她沒有說出來，也不會說

出來，

「能想法把他帶回關內去讀書才好！……如果他要被這奴化教育麻醉下去，是不是成了個糊塗人！」

……」

我答應了她，很誠摯地答應了她。可是，我至今日還未能實行我底諾言。因爲所謂「關內」，也淪到了和東北同樣底命運。在整個民族解放革命未成功之前，每個人只能在鬥爭中訓練自己，教育自己。

一切都不能——也不應當——渴待了！

在細雨迷濛中，船慢慢地離開了碼頭。船入了正流，開了快車，母親還在江邊遙望着。我不由地流出淚來——這淚水被雨點冲入了江心，化成了洪流底巨浪，打到岸邊；它和慈母底心音混成一片了罷!?

別了，故鄉！還是一個茫茫的長別嚇！

船拐過了紅石砬子，江流更急了，船行加了速率。黃昏底暮靄，吞沒了山崖，更吞沒了一切；整個的空間像激盪在灰黃的波濤裏。荒嵩中露出一二茅棚，頂上搭晾着網罟，這是漁人底安樂窩呵！小船擺在岸邊，給輪船衝起來底浪花像要把它們打翻了似地搖擺着。漁人是休息了，拿着「火石」時時磕出星星的火珠，在悠閒地吸着旱烟管。——他們很自由嗎？爲什麼生活得那樣自然，那樣安逸呢？……我對着那茅棚中射出來一朵朵的燈火，在發着疑問。……是的，窮山僻谷中，日本帝國主義底鐵蹄還未能踏

進去。

佳木斯到了，佳木斯變了不夜城。變了，一切都變了！佳木斯還繼續在變着。

這座小小的城市，突然比原有底面積膨脹了五倍！它升爲了「三江省」底會。東城牆拆毀了，它底腰身沿着江邊，伸長了有五里！嵯峨的建築，羅列全城，顯得很擁擠。佳木斯像是得了充血症，而對面枯瘠了蓮江口——佳木斯底大腦；左右手又枯瘠了樺川和依蘭。

在東北我們可以常常聽到，日本人用很生硬的中國話說：「大大的佳木斯！大大的牡丹江！大大的扎蘭屯！小小的哈爾濱！」。這話的意思是說：哈爾濱是沒落了！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放棄了哈爾濱，現在努力去開發佳木斯、牡丹江和扎蘭屯。

東北的土地太大了！脆弱的日本帝國主義，生吞活剝地把它嚥下肚皮，如何能消化得了?!爲了集中統治權，同時，又以對蘇聯的軍事上着眼，它在東北選定了幾個據點：那就是在哈綏線上的牡丹江，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和哈滿線上的扎蘭屯，這三個平時不爲人所重視的小鎮，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寵兒。它拼命開發這三個地方，用盡威逼利誘以及各種方法，吸納人民及資本到這三個地方來。並且，在這三個地方的近郊，都祕密地建有最新式科學化的營壘！每一處都有能容十萬人的地下室，裏面有專用的發電廠、輕便鐵道、飛機場、兵工場……。日本帝國主義幾年來搜刮的東北大眾的血汗，大部分都投

到了這幾個準備再屠殺時「寶庫」裏。準備呀！我們無時不在準備奪回我們的土地！可是，敵人也在準備了！在我們要奪回來的土地上，建好了防禦我們的營壘與屠殺我們的火藥庫！但，我們能畏葸嗎？我們能退縮嗎？不，不，我們絕對不能！我們有血，我們更有肉！我們所希望的是縮短了我們的行程，在日本帝國主義尚未十二分完成它的準備的時候，我們就奪回了我們的故鄉！

在東北每個地方，每一個角落，所隱藏着的或公開戰鬥着的民族解放戰鬥員們，在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與威脅下，他們成了負着重担在平沙無垠的荒漠中辛苦跋涉的駱駝。雖然，他們在這茫茫的途程中，不免感到了荒涼、繁重、孤獨。可是他們——這些如鋼鐵鑄成的戰士們，在環境鍛鍊下，那事實迫使下，任何物外的刺戟也不能撩動起他們的情感來；他們是完全在理智監督下過着艱苦奮鬥的生活。他們知道，他們是失去了祖國的孤孽，他們所負的任務是那樣的繁重，所走的路途是那樣的荒涼，孤獨；可是，他們毫不悲哀，毫不氣餒！因爲他們是自覺地在鬥爭着。在他們開始踏上了民族革命的大路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看成了駱駝，他們所需要的，只是把大衆的熱情，作爲他們的蓄水囊。前進吧，朋友！在這遙遠的長途中，只要有大衆熱情的營養，我們一定會達到光明境界的！

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所安排的屠殺的準備，更能激發這羣鬥士們的戰鬥精神。因爲只有鬥爭才是他們的出路——逃出日本帝國主義屠殺網的出路！

蔚藍色的天空，懸着火紅的日頭；光，輻射到身上，熱，熱得流汗。

在江邊，我登上了開往江對岸蓮江口的小汽艇。

江心裏，隨着湧伏的波浪，吹來陣陣的涼風，抵抗了熱的威脅。自然的賞賜，增加了我的快樂，舒展了被熱流箍緊的頭腦。小艇用了很大的努力，越過了中流。我又從煩囂的，像似瘋狂熱戀期中的寡婦的佳木斯，跑進了冷靜地度着理智生活的蓮江口。

蓮江口是冷落了，它的叫囂、繁華和罪惡，都被對岸的佳木斯吸收去了。它像是一個鑽進了研究室的學者，冷酷的臉，爲着眞理在追求，在思想。

黑黢黢的煤山，堆滿在江岸。像一羣筋肉僨張的勞動者，神聖不可侵犯地在瞻望着松花江。鐵道很坦白地擺在那里，火車慢騰騰地往來着。矯健、穩重的工人們，煤渣塗滿了他們的臉、他們的週身；他們各自拿着鍬，拿着鎬，……在工作着，不慌不忙地工作着。世界上誰能離開生產者生存?!……他們生活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底範圍裏，可是他們仍然過着本色的生活；他們不會諂媚、阿諛、脅着肩搖尾乞憐地做出日本帝國主義底「順民」的姿態。因爲日本帝國主義不能離開他們——這羣神聖的勞動者，是絞着血汗的生產原動力，日本帝國主義如果缺乏了他們，馬上就會滅亡！

我從他們底中間穿過，那一雙雙皺緊眉頭的下底眼睛，像是蘊育着無限的仇恨，這仇恨而原素像形成了力，在他們那筋肉隆起的週身奔騰着，以待發洩的機會。

我讚羨着這力的表現，我更期待着這力的爆發機會底到來！

在蓮江口，我找到了H，這具有熱力的孩子，才只有十七歲。可是他聰明、機警、敏捷、有魄力，他的一切，使我驚奇，使我不相信他是一個只受過高小教育的十七歲的孩子，

他給偽國×××司令部的××——是日本人——做私人隨從。隨從，若照一般的看來，還是多麼沒有出息的職務。可是，這孩子他能獨立地生活着，他能充分地利用環境來充實自己。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還能夠閱讀日文報紙和一些淺顯的日文文件。他的聰明能幹，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仰。他在佳木斯和蓮江口的日偽軍事機關裏，有充分活動的機會。他能背出盡他所知道的日偽軍在東北的數目，和駐防的地區來。他有優良的記憶力和分析力。

由這孩子底介紹，我又認識了在偽國「中央步兵幹部學校」畢業的×××參謀。他是畢業後到軍隊實習的。這個人在事變的時候，只有十四歲，祖國舊的形象，在他的腦子裏，好像很淡薄了。——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正用種種形式的麻醉教育，在製造着這種「幹部」，我們應當如何來挽救這個嚴重危機呢？如果，在最近期間還奪不回來我們的土地——我們那些孩子喲。沒有聽過祖國的聲音的孩子喲！他們的前途將如何呢？

我偕着這孩子底活動力，得到了探察佳木斯南郊孟家崗日軍兵營的機會。這個地方就是佳木斯的火藥庫！

每天下午，日須往孟家崗走一趟去送「公事」。今天，我打算隨他去探探「寶庫」。這孩子做事非常縝密週到，他給我借了一套軍服，和一張臨時「拘司」，我也馬上變成了「滿洲國」軍隊的差人。

孟家崗這地方，在十年前我曾經路過的。那時，它不過是一個荒僻的村落；崗的下坎，稀疎地佈着三五茅屋，狗兒見了生人跑出院門，狂吠幾聲又夾着尾巴逃回去了。村子的生活，顯着很窮困——我經過的時候是十二年前的一個夏天。

孟家崗離開佳木斯城有五里路遠，現在每半個鐘頭就有軍用專車，往返一次。我依恃着這孩子的保護，大模大樣地登上了軍用汽車，往孟家崗疾馳去了。

高出地平線的平坦馬路，是這些「皇軍」們的專利品。在路基底下，窮苦農民們坐在那笨重的牛車上，用柳枝使盡力氣地在抽打那枯瘦如柴的老牛。汽車噴出來的油烟，和掀起來的塵土，撒進了他們的和老牛的鼻子裏、嘴裏。……這些汚穢的氣息，他們都很自然地呼吸着；並不覺得窒悶——因爲他們有些「習慣成自然」了！

所謂「滿洲國」底「建設」，無論是鐵路、公路、河道。……都是以便于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統治，和對蘇聯的軍事上爲原則。刺刀統治下的奴隸，他們能享受到什麼呢？！

在兵營前後二公里地方，都用鐵蕀籬包圍了。在被包圍的地區內，昔日的荒村也消失了。兵營左邊還擺着一片和它相類似的建築，據H告訴我：那是「僞裝」——「假兵營」。在這「特區」的四週，都築有「僞裝」像是墳墓的砲壘，全武裝的哨兵佈滿了左近。這可說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最直接武裝統治的地方。

在離地道口二百碼地方，經過了哨兵的盤問，和檢查「拍司」，我們就鑽進了日本帝國主義殺人的「準備庫」。

「九一八」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把「滿洲國」的軍隊，都改爲戰時編制：全國劃成了六個軍區，每軍區分爲三個地區。在威迫下「滿洲國」隨時都有下動員令的可能。日帝國主義吞併了東北以後，就像中了戰爭的魔，無時不在準備戰爭！當我走進了這座地下室，看見一切的設備，都像早入了戰時狀態；這使我覺出日本帝國主義的苦悶，非用戰爭不能解決似的！

這座地底營房，是利用孟家崗高拔地平一千二百尺的地基掏成的。四壁和上頂都用水泥鋼骨支撐着，强度的燈光，照耀得像白晝。這中間隱藏着砲廠、機槍廠、彈藥廠，還有一個發電廠。靠左旁有座五層營房，其中駐軍有兩萬人；必要的時候，據說可容十萬人。每個工廠間的聯絡，有輕便鐵道貫穿着。H把公事交到了，他又領我走過一道用水門汀築成的間壁，那裏面羅列有大規模的飛機庫和汽油庫。我們返回來，所經過的地方，都堆滿了煤山，這是大量的儲藏物，儲藏以待屠殺的機會呵！一些穿

着勞作制服的倭兵們，像是受了戰爭魔鬼的催眠，都神經質地在工作着。我想：「他們是要自殺，還是準備殺人呢?!」

咚，咚，咚！機關槍試驗射擊底聲音，不斷地響着，這告訴我們：一支殺人的利器完成了！試驗成功了！在整個的地下室裏，我們停留了有三十分鐘，這裏面所顯見的各種形象，都像是面目猙獰，血口噴張的吸血鬼；我像處在陰霾迷離的魔窟裏。

我們坐着升降機，又被運回到上層來，走出了地下室的大門。我眞好像遊過了所傳說的「十八層地獄」後，又重見着明朗的世界了。新鮮空氣如激流似地灌人鼻孔，使人感到了自然的陽光與空氣的可愛，可貴！可是，這些人類的孽障們——戰爭瘋狂病者——爲什麼要矯揉造作的生活着？爲什麼他們要攢在黑暗的地下室裏——這里沒有明朗的太陽，也沒有清芳的空氣，沒有翠碧的樹木，更沒有吱吱嬌自然歌頌的小鳥；……這裏面沒有一切人間可美麗和愉快！有的，只是使人感到死底哀傷的火藥氣，黑暗的壓迫，在號令指揮下的機械生活——像在沙漠裏——不，沙漠還有光，有空氣——可說是在地獄裏底罪囚們底生活！

在戰爭狂者宰割下的奴隸們！你們是不是只有在這種地獄生活裏，才能取得人生必需的一碗飯?!你們知道嗎?奴隸們！帝國主義又把你們在痛苦呻吟下，用血汁積成的殺人工具——這些痛苦的種子，去逼迫着你們的同伴，把它撒佈到人間去，造成了更大多數人的痛苦！它們——帝國主義者——仗恃着這

些殺人的利器，去掠奪，去強搶，去姦淫，去屠殺那些與你們遭受同樣悲慘命運的大衆！你們間接地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劊子手！

奴隸們！如何解放出你們這悲慘的命運呢？如何來贖償你們那在不知不覺中所造成的罪惡呢？還不覺悟嗎？在這種沒有光，沒有空氣，枯燥黑暗沒有自由的生活裏!?日本帝國主義所給予你們的生活待遇，和用你們所製造的飛機大砲去征服的那些奴隸們的生活，有什麼兩樣？是的，我們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了，可是你們獲得了什麼光榮!?儘管你們也是日本人！奴隸們！你們覺悟的時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的時候，你們解放了，被征服的奴隸們也一同解放了！

奴隸們！日本帝國主義掀起了戰爭的狂潮，可是它自己也被捲入大這狂潮的漩渦無法解脫！它們知道大戰爭到來後，它們將會和第一次大戰時候的威廉帝國和沙皇帝國同樣地會被戰魔吞嚥去的！因爲它自己註定了滅亡的命運。可是，它們要拚命地掙扎，想用戰爭來挽回頹運。奴隸們，戰爭狂者所製造的恐怖殘酷的世界大戰，快到來了！那時候，你們也同樣地會被迫到前線，屠殺別人和被屠殺去！所以，你們的死刼也到來了！你們還不反抗嗎？還等待嗎？我們走上戰場，是爲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求民族解放和人類的正義。你們走上戰場，是爲了什麼？想想，奴隸們！

我幻想着，這些被日本帝國主義壓榨下底奴隸們，總有一天，會和我們攜手走上反帝的戰場，

爲着神聖的自由而鬥爭！我想：這絕不是幻想，因爲這是鐵的事實擺在面前。在東北，中日韓大衆底聯合戰線，已經形成了！

朝鮮同胞怒吼了！

由蓮江口到鶴立崗這一段鐵路線，我坐在火車上底時候，就不斷地看見電線桿子上，貼着很多抗日會所製底標語。等我到達了鶴立崗之後，才知道抗日會底宣傳小册子和傳單佈滿了這座小小的荒城。——這個地方顯出了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最弱的一環。全城除了「滿洲國」軍隊一團外，只有三十幾個倭兵。

我在這座小城裏停留了一天。在次日底中午，有我家裏底舊佃戶，現在已成了本地方底數一數二的大地主王老四送來了馬，接我到阿里達河東岸，我家裏底「地窩鋪」去住幾天。我正想要到這個地方去，因爲有一位在M城的朝鮮同學金君也住在這裏。

我家裏底「地窩鋪」——農莊——還是前十五年到過的。那是一個酷寒的嚴冬，白皚皚的雪，撒遍了大地和山崖，老松樹和柏藜棵上都掛滿了蒼髯似的雪淞。我坐在一張單馬的「爬力」上，於晨霜晶瑩白霧溟濛中，馳騁在冰溜溜的大路上。初升火紅的太陽，像是迎接着我前進。——這是，多麼一個愉快的回憶喲！那時故鄉是我底，黃金似的童年也是我底！

我騎在這匹烏兎色瞎了一隻眼睛的老馬身上，環顧着四野在冥想。太陽蒸發起來的地氣，像高空底浮雲沉落到地面上。風熱刺刺地帶來了刺鼻的野花底芬芳，使我打了個噴嚏，馬也搖着頭打了個噴嚏。

在阡陌連綿的田壠里，農民都冒着烈炎，弓着腰在勞作着。老牛哭喪着臉，流着口沫，一顛一頓地拖着犁耙前進着。農民是誠實的喲！老牛也是誠實的喲！這些孤陋寡聞的農民們，把生命寄託在這死靜的大自然裏，他們任憑自然律支配着。他們太信服自然了，不知道人爲力量底偉大。在敵人底屠刀沒有放到他們底頸項上底時候，和還沒有奪去他個人「立錐」的那塊土地底時候，他們只是死板板地生活着，死板板地勞作着。

阿里達河底河流，還是那樣激湍地在淌着——像十五年前一樣。那些河邊用「棒槌」搗衣裳的高顴骨大眼睛的韃靼種底姑娘們，還是那麼悠揚帶有傷感氣味地唱着土語小調——也是像十五年前一樣。……她們在快樂嗎？還是悲傷？——爲國家？還是爲情人？這是什麼時候了？潛伏在自然裏底姑娘們！掙扎罷！陶醉在自然裏，和陶醉在物質中，在這個時代——偉大動盪的時代，同樣是墮落呵！我想滾下鞍韉，悄悄地把這些應當說的話，伏在她們底耳邊，告訴她們。因爲她們都具有粗大健壯的身體，炯炯發光的眼睛——這都是時代戰士底象徵呀！

我按着大車轍跡，提韁把馬引進了河道里。馬被凜冽的清泉吸引住了，駐住四蹄去飲水，好像很甜

賓似的。我在馬身上回顧那些岸邊的天眞姑娘們，都在集視我這陌生的遊人，時時發出笑聲來。她們在諷刺我，還是在歡迎我？我感到了侷促，我用力地把馬磕了一鐙，馬急促地渡過了河道，一氣跑出了二里多路。

我坐在壠頭上，喫了兩個隨身帶來的燒餅，從送飯的婆婆手裏，要了一碗飯水來喝。馬在樹底下，一口一口地啃着青草。我留戀自然，我更喜愛儉樸的農民。我看他們底鋤頭，很藝術地很有修養地落在壠上，把莠草從秀苗叢中剗剷下來。這個時候，農夫並不顯得粗野，他們像一個富有修養的雕刻家，很熟練很正確地在運用他們的「刻刀」——鋤頭。……我被農村底「魔力」吸引住了，忘却了還有三十里的路程，而太陽已經西下了。

我又跳上了馬，鞭子不能不一下一下接連地加在它的後臀上，使它加速趕路，能在黃昏以前，達到我底目的地——樂亭窩鋪。

夜幕沉下來了，星稀落地在閃爍着。狺狺的犬吠，遙遙地傳來。路旁底樹影，時時使我懷疑像銜枚疾走的尖兵。在賴笞下底老馬，已經盡其所能了，背流着汗，汗水透過了韉，浸濕了我的褲管。我坐在馬背上，在混黑中摸索着。老馬突然加快了腳步，原來已到了它主人家的後牆。

王老四的二兒子，正在碉樓上瞭望着，不知是就心我，還是就心他們的老馬。這一個地主的家庭，

人口比十五年前增多了，生活也很闊綽。王老四雖然只有四十多歲，因爲他有四個兒子，還有錢，所以他自稱「老丁」，娶了兩個姨太太，躲在上房裏，過「老太爺」底享福生活了。他底幾個「霸家虎」似的兒子們，在兢兢業業地每天爲爭奪保甲長的地位而「鬥智」，爲了搶霸土地而「鬥毆」，爲了女人而「打官司」。他們因爲地方荒僻，所以「皇軍」底「威嚴」，他們還沒有充分地領略過，他們還是渾渾噩噩地過着生活。他們不知道惡運輪到他們身上，只是時間問題。

我在王老四底家裏，住了四天。因爲我過去是他底「地主」，他很殷勤地招待我。每餐吃飯，他還要親身來陪我，表示他底「客氣」。他和他那些沉湎在財色裏面的兒子們，有時還要發出一二問題來。他們也關心「關裏發兵了沒有？」「張學良眞搗蛋，能不能再帶着兵打回來？」我很詳細地解釋給他們聽，我說：「東北固然是中國底，可也是東北人自己底，我們當然希望『關內發兵』，可是不能單靠別人，爲什麼自己不起來幹呢?!」他們底回答，都是漠不關心，都悲觀地在說：「我們不齊心呀，幹不過日本鬼子呀！」我如果給他們提出方法，他們又頑固地否定了。我問到他們本身對「滿洲國」感想和將來如何打算的問題，他們底良心話是：「溥儀是牌位，什麼他媽的『滿洲國』，還不是『鬼子』在騙人！」至於將來是：「過一天算一天罷」！他們不很同情義勇軍，因爲有一次義勇軍把他們護送拉糧「護勇」底槍給繳去了；另外有一封信帶給王老四，希望他能時常接濟一點子彈，不然的話，還要扣他們底大車和馬匹。所以我提到「義勇軍」三個字，他們父子都有些蹙眉頭，有些恨，又有些怕的樣子。……他們

這一羣，在我底面前，暴露了墮落、懦弱、卑鄙和自私。

在一個晨光象徵的黎明，趁着清晨的涼爽，我又往南方五十里的吉祥屯，騎着馬進發了。早晨，農村雖然被工作催醒了，但仍然顯得很寂靜。早晨走起路來，特別覺得快，一個多鐘頭，我就趕到了吉祥屯。

在一塊稻地中間用茅草搭成的「馬棵子」裏，我找到了金君。他打扮得像個老農夫，面部底肌肉更堅實了，像是工作很繁勞的樣子。我握緊了他底手，我讚羨他能把個人底生活，溶化在大衆中，工作一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成就。他扯着我底胳膊，蹲在一棵大樹底下，告訴我說：

「你來的正好，我忙不開了。此地有二百多戶種稻田的朝鮮農民，現在正醞釀着一個大的鬥爭！」他把嘴咧開，笑了一笑，兩支眼睛銳利地射着光。

金君見了我以後，我以爲他一定要問我很多內地的消息。可是他顧不了這許多，劈頭就是這幾句話。我想這一定是一件很急迫的鬥爭。

「你可以略較詳細地對我說一說嗎？」我說。

「這因是這樣，前半個月在鶴立崗城外有一對朝鮮夫婦以種菜園子過生活。妻子生得很漂亮。一天，有六個「皇軍」到城外來玩，他們看見了這女子底美麗，當天夜裏就來了三個人。一下闖進房裏，

把丈夫的嘴用破布塞上，綑了起來，丟在地下；他們便輪流地把女子姦了一個通宿。……女子身體還好，幸而沒有死，丈夫自認倒霉，以爲還是苟安下去罷！沒有聲張。可是，第二天夜裏，又來了兩個「皇軍」，把丈夫如法綑綁堵嘴之後，又將女人輪姦了一宿。臨走還把乳頭給咬去了一個。……女人遭受了兩次蹂躪，再加乳頭受傷，臥在炕上，只剩奄奄一息了。……丈夫充滿了憤恨與悲傷，可是，如何發洩他的憤恨呢？悲傷，只有悲傷而已。……那知，野獸一樣的「皇軍」，第三天夜裏又來了二個。丈夫嚇得藏在外屋裏。這二個野獸，不顧女子的痛苦，又在發洩他們的獸慾了。……在女子的淒慘的呻吟聲中，激起了丈夫的報復怒火，摸了一把鐮刀，闖進屋來，就把一個正在狂爲的野獸，亂殺死了；女子也在丈夫於渾黑狂砍裏死去了。……其外的一個「皇軍」，跳出屋去，狂吹警笛，終於丈夫在倭兵武力押解下被捕了。……昨天我們得到了消息；明天這個朝鮮同胞要在鶴立崗的郊外「活埋」處死；並且，這個埋人的坑，還須這個處死的同胞自已挖哩！……」

「人類竟有這種橫暴、殘忍的事嗎？！」我大叫了一聲。

「以上我所說的，是我們想發動這一次鬥爭的遠因。……前天，我們又得到了一個消息，說是『日本在鄉軍人武裝移民團』，已經到了佳木斯，快要到此地來，我們這些稻田都在沒收之列……」。

「你打算怎樣領導這一個鬥爭呢？」

「我們不能等待宰割呵！昨天我們這吉祥屯五百多個朝鮮同胞，開了一個大會，大家決定選出二百

壯丁組織游擊隊；老頭子和中年女人組織運輸隊，老太婆則送進山裏去照看小孩子。……他們推我做指揮，我答應了。……打算今天夜裏向鴿立崗城進發，明天去刼法場，並繳日本兵底槍……」。金抱有十二分把握地說。

「可是，赤手奪槍，是不是要有大的犧牲？」我很持重地問。

「有，有……我們還有着五十多支自衞槍呢！」金瞇着眼睛伏在我的耳朵上說。

夜來了！

淡淡的月亮，也被烏雲遮了。可是，我們前進的同伴，都挺着胸脯，大踏步在黑暗中往前邁進，好像面前現出了光明。這一羣是一百八十個，內中有五個女同志，是自告奮勇地來參加的。其餘的二十個壯丁，帶了十支槍，給指定護送婦孺往西山去了。

我幫助金把隊伍編制了以後，我看見每一個人都很整齊嚴肅地聽着指揮。我很奇怪地問金：

「他們都當過軍人？」

「沒有當過軍人，可是受過軍人訓練！」金微笑着答應我。

「在什麼地方？」我很驚奇地問。

「什麼地方？稻田裏，樹林子裏，高粱地裏，遍處都是操場……」金用手指點着這些地方，回說。

我默然，我想：「這才是時代鬥士底精神！」

我們這個隊伍，除了四十幾支手槍和步槍之外，其餘的武器就是匕手、鐮刀、長鏢，還有二尺長的木棒。在配備上，這是多麼羸弱的隊伍！可是他們有一條共同的心，和拚死的精神，他們都是被逼迫得暴跳了！他們沒有接受誰底命令，他們是爲了爭個人底生存，爭取個人自由的生活，他們毫不猶疑地自覺地走上了戰場！——在這種環境逼迫下，他們也只有壯烈地去赴死，在這萬死中，才能躲開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地屠殺、姦淫和侮辱！也只有在這萬死中，才能求出一條生路來！

沿着阿里達河，我們撥着深蒿，往前摸索着前進。馬不騎，只好牽在手上。「小咬」有時候攢進了眼睛裏，可是沒有工夫去揩它，給淚水冲出眶去罷。靜靜的夜裏，水聲潺潺地流着，發出了清澈的流音。隊伍裏，有時發出一二口痰來，像是指揮步伐底節奏——進，進，前進呵！

這一霎，毫無聲響地前進着，黑的太空，黑的大地，更顯得寂靜了。他們彼此間都保持着緘默，好像把所要吐出來的語言，都被憤怒鯁在喉嚨裏。憤怒底火把他們底熱血燒得更加沸騰了！憤怒做了他們前進底原動力，血輪做了他們前進底「馬達」，他們覺得周遭都是漆黑一團，只有在勇猛的前進中，才能尋找出一綫曙光來。

雞叫了。在地平線上露出一條灰白縫來。

我們在離鶴立崗城三里遠的楊樹林中休息了。

金和我挑選出二十個帶手槍的弟兄來，分做了四個小組，任務是負責繳「法場」衛兵底械。其餘都在樹林裏等候，一聽槍聲發出，就往法場進攻，接應這四個小組歸隊。

金領導着這四個小組，在繳械底時候負總指揮底責任。我因爲還有別的任務，到鑛山去。所以，祇負秘密參謀責任。

這羣鬥士們，有的在練習射擊姿勢，有的在樹蔭下休息。一夜行軍底疲勞，他們毫不覺得，毫無倦容。一個個都很健旺地在靜待偉大鬥爭底到來。

金掏出了表，一看，是十點了。偵探回來報告說，那個被處死刑的朝鮮同胞，已被用大車拉到街上「游街示衆」了。再有半個鐘頭，就會拉到離這座楊樹林一里遠近底城郊，活埋了。

金馬上停止了對我底談話，收斂了常掛在面上底笑容。他底眼睛突然大起來，用着從來我沒有聽見過的沉重聲音說：

「同志們！我現在要執行你們所付給我的指揮官底職權了。我現在要下命令！違者軍法從事！」

金現在使人畏，更使人敬。

「命令！五分鐘內用飯完畢！」

每個人都集中了精神，取出了腰間帶來的餅，喝着河裏提出的水。五分鐘後我同金出發往「法場」去。四個小組走到我倆底頭前。出發前金很痛慨地說：

「同志們！我們這次鬥爭，可說是我們底生死關頭！我們要用勇敢、不怕死、犧牲和强毅的精神，來爭取這一鬥爭的勝利！……我們朝鮮民族，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宰割數十年了！我們這一輩，不甘受這種亡國奴底痛苦。千辛萬苦地逃到了祖國來；不料强暴的日本帝國主義，又武裝把東北佔領了！……東北底同胞也和我們淪到了一樣的命運。……我們還毫棄家丟室逃到東北想要苟活，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底刺刀，又追到了東北！……我們仍然逃不掉殘殺，逃不掉姦淫。……我們苟活不下去了！我們只有用死求得一線生機！……朝鮮同胞們！我們要和中國被壓迫的同胞們，聯合起來，武裝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風，愁慘地吹着，捲起了塵沙把太陽遮住了。

一輛大車，兩匹瘦馬挽着，遠遠地走來。車廂裏面立着一個白「招子」，上面寫着「自己活埋殺害皇軍罪犯朴大海」，「招子」下面綁着一個穿白和尚領衣服的人。蒼白的臉，顯得很忠實，頭髮結了一個小結子扎在頭頂心上。有七四五個倭兵伴送着，有的把槍管當了槍柄抗在肩，有的槍口朝着地提

在手裏；隊伍也沒有排成行列，散漫地在談笑着。「皇軍」底「紀律」呢？他們[illegible]傲了！他們勝利後的驕慢，鬆懈了自己。

「囚車」底前後，圍滿了看熱鬧的男女。有一個倭兵槍口對着那個將要處死的朝鮮同胞底上額，笑着對看熱鬧的人們說：

「這個的槍子，他要的，沒有！」接着，陰惡的狂笑起來。

這意思是說：這位朝鮮同胞，不值得用子彈槍斃，只能自己活埋自己。

拽車底兩隻老馬，低着頭，慢騰騰地往前拖着，它們像是爲這個不幸的朝鮮同胞，多延長一點這彌留間底生命。

金隨在我底背後，他那雙眼睛，像是濺出了憤怒底火星，手時時在摸他腰間底手槍。他沉思着，眼睛死盯在那些瘋魔似的倭軍身上。「他是否在找尋射擊底目標？」我在想。

坐在「囚車」上底「罪人」，低着頭，像是失去了知覺。他對生命失望了！在一個人被死亡襲擊底時候，該是如何地痛苦喲！「不要再延長他底痛苦了罷！這兩匹老馬！」我默禱着。

下了黃土坡，到了，這最後底地方到了！——這兒，是這個可憐朝鮮同胞底墳墓——不，是眞正「殺人犯」的遺毒倭兵們底墳墓！

這些將死的强盜們，在他們存在世界上底前五分鐘，還要做盡他們底罪惡！兩個倭兵嘻笑着將「罪人」從車上拉下來，把綁的繩子給解脫了；交過來一把鍬，勒令他在倭兵用刺刀劃定在地面上底範圍內，去挖坑，以備葬埋自己。

刺刀指在脊背上的朝鮮同胞，用力地把鍬插在地下，汗從兩頰上流了下來。可是，當他想把鍬，從土裏拔出來的時候，他昏厥了，坐在地下。……

一個站在旁邊底倭兵，正舉起刺刀要刺下的時候。「拍！」的一聲響了！這聲音，震破了這慘痛人寰的痛心現象。……

「辟啪！辟啪！啪！啪！」

……………………

金發出了第一槍之後，我們一同隱在一座蒿草生滿了的荒墳後面，金露出了半截身子。從腰間取出了一支小紅旗指揮着。……

人聲鼎沸了，向四外逃散着。無準備的倭兵們，有的槍還沒有卸下肩頭，有的拿起槍想要抵抗；但是，找不到射擊底目標。他們，有的拚命地想竄逃，有的很拙笨地像他們演習的時候一樣地做出射擊瞄準的姿勢。……十分鐘內，在四個小組所組成底火網，正確地射擊下，十幾個黃色屍體，都紛紛地躺在地下了。……

看「殺人」熱鬧的人們，都逃散了。這個「殺人場」，倒做了我們底「刑場」。……

楊桐林裏底隊伍，聽到槍聲趕上來了。他們狂烈地呼着口號，把那位從死裏拖出來的朝鮮同胞，馱到馬身上。大家都親愛地圍護着他。這位朝鮮同胞左肩上受了槍傷，血浸透了他底汗衫；可是，他那張灰白的臉上，沒有痛苦，現出了微笑，因爲他是自由了！

「不自由，無甯死！」

城裏底集合號響了！這是敵人集合準備追擊底號聲。

「繳械！整隊渡河往元寶山去的大路進發！」金喝出了口令。

在匕首和小刀子輝晃下，「皇軍」身上底子彈盒和槍械，都補充給一羣隊伍了。……中間還發出了一二槍聲來，那大概是給予還在留戀這罪惡世界的「皇軍」底特加的賞賜吧！

我爲了工作，不能不離開這一羣英勇可愛的隊伍。他們都含着勝利的微笑，歡躍地跳上了馬身。……

金把住了我底手，微笑着說：

「七天後，我們在××山再見！」

「祝你們隊伍底強健！」

……………………

我纔到了城北底高處，瞭望着這羣鬥士底行列。……在他們渡河時濺起來的水花，還可以清白地看得很眞切。……他們繼續地奔向那碧綠的大原野里，漸漸地，漸漸地與林木混合了，失却了他們底影子。

在一個鐘頭後，我走到了城裏，街道上在檢查行人。……一隊「滿州國」軍隊，後面還跟着十幾個哭喪着臉的倭兵。他們有機關槍，還有小鋼砲、輜重車、……那整齊的軍裝，步伐……他們往何處去呢？……敵人嗎？早已輕輕地逸去了！

朝鮮同胞在怒吼了！

以後，金高麗這個綽號，和松花江底江水一樣地流傳着。有松花江底水流到的地方，「金高麗」這三個字，都能震動每個人底心！雖然，我最近在上海接得消息，金同志是爲國犧牲了！

鶴立崗底夜嘯

「東北遍地都是黃金！」，這句話該不是誇大罷！我們看那胖團團，油旺旺的黃豆粒，和那珍珠似的高粱穗；河底下底泥沙，可以淘鍊出金苗，煤鑛很多是被農夫掘地的時候發現的……，——這些，只要這些吧，已足以證明沃野千里，埋藏豐厚的東北底偉大了！

鶴立崗煤鑛第一個發現者，就是當地底一個農民。一天他在掘地底時候，離開地面一尺多的深處發現了煤苗；他首先一個人用鎬頭鉋了一塊，拿到家裏去燒飯。以後，傳遍了附近各村，大家都好奇地來掘煤燒，甚至于發現了自已底房子就蓋在煤鑛上。……可是，燃料在鶴立崗這地方，多得很，到處都有自由可伐的木材。所以，他們對于煤，並不覺得稀貴，不過「試試」好奇而已。……這段故事還是在我四五歲的時候，聽家人傳說的。

一直到我入中學了。一個暑期，我從哈爾濱回「地窩鋪」去；才知道這個寶藏，被黑龍江督軍吳俊陞知道了，正準備用「新法開採」，還要修鐵路直到江濱。……可是，這件事情，不過大家當新聞似地談談而已。沒有人關心它，因爲這是「官家底事」。

大概又隔了五年，我已入大學了。這一次在暑期中我回「地窩鋪」去玩，有火車坐了。——雖然很慢，很舊，都是中東路淘汰下來的車廂。但，鶴立崗底鑛山，是披上科學底外衣，近代化了。那一年底暑期，我在「地窩鋪」上，得到了吳俊陞和張作霖被炸死底消息。

這個煤鑛，它底埋藏量如何？到現在還沒有正確地估計。不過它是一座很有出息的鑛山，是沒人否認的。「九一八」後，日本人拚死地開發它；所有松花江航行的船隻，燃料都用煤代替了木材。鶴立崗底煤，伸張了它底勢力網，統治了松花江和黑龍江流域底各工廠、輪船和住民。它比木材便宜而有力，誰不垂青它，而丟棄了木材？

礦坑所在地，叫做元寶山。它離鶴立崗城，還有一百里。在鶴立崗北郊底高地上，你如果把手掌放在上額，集中視線，往正北方遙眺着，可隱約地看到在烟霧籠罩中，有兩個圓圓的山峯，像兩個銀元寶底雙翅，矗立在那里；再加上那山底身腰，的確是像一支大元寶擺在那兒。這座荒僻的元寶山，因爲礦坑底影響，已經名噪遐邇了。

山根下底小市場，非常繁榮，有各種娛樂場所；它們唯一的顧主，就是萬餘名工人。在這樣深山邃谷的窮遼地方，實現出一座現代化了的小市鎮，活像在人蹤滅絕的荒林裏，走出了一位摩登姑娘。……這個小市鎮孤立在荒郊野村中間，顯得與那些類似原始生活的農民們，很不調和；可是，它有自己底營養者，獨樹一幟地，很熱暖地存在那里。但，它對于愚昧黑暗的農民，最多只不過使他們對它底浮華很歆羨地瞥視一眼而已，却沒有融合和同化底力量。

我到這座小市鎮以後，第一就感覺到男女老幼都是度着鬼混生活。幾千兒童，都終日流浪在街頭或娛樂場裏。連一所小學校都沒有。——還我也太妄想了！在東北卽使是各大城市裏，因爲學校都多被佔爲兵營或辦公機關，校舍不夠分配，每天只能輪流授三小時課。——這還是小學；那大中學，就是希望這樣一點授課時間都是做夢了。

工人從黑暗的礦坑爬出了以後，恢復疲勞的娛樂是跑向賭博場，和充滿梅菌的下級妓院。他們只有

揮霍用血汗換來的工資，和戕賊個人底肉體，來度過這苦悶的時間。他們只覺得個人充滿了力，……但如何發揮出他們底力來，他們却不知道。……力，使他們益發對于生活不滿，益發感覺環境煩悶。……他們每天用出了那樣多的力，而只有些許的獲得！——這獲得一轉眼間，又被日本人開底賭博場給攫去了！……他們每次把兜袋輸得空空的掃興走出了賭博場底時候，都充滿了惱恨、懊悔。……當下一次再發工資底時候，他們不知不覺間又把脚尖踏進了賭博場，他們心裏在祝頌着，勝利了之後——不，只求撈回過去底老本錢，轉身就跑出這魔窟，此生再也不進來了！……可是，這「頌禱」沒有靈，當他們低頭走出賭博場門坎時，兜袋裏和上次一樣，空空地吊在那裏。……他們輸了錢怨恨天，怨恨地，進一步地怨恨自己；想一想：都不對！想到了賭場——若沒有它，何以會輸錢呢？由賭場又聯想到了那鬼計多端的賭場老板日本人！……日本人，是的，日本人不是東西，在鑛坑裏底工程師、領班、工頭……一句話說得不投機，舉起皮鞭子就往光背上抽的，惡狠狠的壞蛋們都是日本人！……爲什麼日本人變成了我們底主人？……他媽的！這眞是個謎！……這個謎不斷地在他們底腦子裏，打着轉。

我到了鑛山，是住在一個日本鑛重要職員底家裏。他是日本留學生，也不是東北人。因爲他底岳父是和我的家裏有一種親戚的關係，我竟做了這位職員家底「上賓」。

他底住宅，是建在山脚下，紅色垃丁式小樓，隱在翠綠叢中，很幽靜，很別緻。主人很瞭解我，我

們坦白地談着一切。他很冷靜，希望對這日本帝國主義所造成的「既成事實」，有一個「補救」底辦法。但不主張積極武裝鬥爭，唯一的理由，就是「怕白犧牲！」。可是，他對于抗日聯軍底活動，很欽佩。

我想，他底意見，適足代表在東北尚有一碗飽飯吃的智識份子底一般見解。他們都是，但能得過，就過下去。……他們並不是不覺悟，只是缺乏幹底決心！

第二天晚間，在一家理髮店裏，會到了當地底抗日會工作人員。他們覺得當地工作，未能十分地展開。主要的原因是工人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與痲醉下，缺乏積極的鬥爭精神。在鑛山上，日本帝國主義爲了保護這大的財源，派有一個聯隊在此地駐守。工人羣裏，佈滿了日本工頭和被收買的工賊。抗日會計劃很久，想發動一次暴動鬥爭，以衝開這個市鎭裏的沉悶空氣。

我主張第一步，先把鶴立崗附近所有的抗日武裝力量——「山林隊」也好，義勇軍也好，抗日聯軍也好，都先團結到抗日會底旗幟下來。他們都很同意我底意見，不過覺得很困難。最近他們也曾努力過這種團結工作；結果，却失敗了。同時，他們舉了一個實例，說是有一個綽號叫「大義字」的領導底隊伍，戰鬥力很强，他底力量時常在鑛山附近活動；抗日會幾次想要和他合作，都遭到了拒絕。……他們又說：這個「大義字」是今後在東北抗日底健將，因爲他是湯原縣格金河底大粮戶，他自己本身在事變前是一個縣長底女壻。他能丟開一切，來做抗日工作，足見他底決心了！

這個消息，我聽了，非常地歡喜。——因爲他們所說那個「最難纏」的「大義字」，就是我小學時候底同學。這個人倒是有些「紅胡子」底種子，他底父親在十幾年前就是湯原縣底著名土匪頭，綽號叫「大英字」。以後降給官兵，就置田買地，成了格金河底富戶了。「大義字」在小學畢業後，就在本縣縣公署裏充職員，他很能幹，同時，又因爲他是當地底大糧戶，縣長就把「小姐」嫁給了他。……他現在能襲他家傳底「衣鉢」，又幹起綠林底買賣，眞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一件事。

我毫不猶疑地決定了，第二天到離鑛山三十里外的太平川會「大義字」去。……

路引把我帶進了太平川，在川頭被「大義字」底步哨給擋住了。我寫了一封信，內中說：我剛從關裏回來，很希望和他談談，請他接見我。……步哨轉回來說：「司令」已經走出接我來了，請我馬上到「司令部」去。……我很高興地跟在步哨身後，走進了村子。……

在一個院落底拐角處，碰上了「大義字」和他底四五個武裝隨從，迎面趕來。……他底臉晒得黧黑，身上揹着兩隻匣子砲。那白面俊俏的書生，一變而爲馬上大王了。雖然在那風霜勞苦的生活中，可是精神仍然很旺，說話還是那樣爆豆似地一樣快……。

我們邊走邊談，一會就進了後村一個樹皮圍成的小院裏。三間屋子，還很涼快。屋門框上懸着一幅紅旗，那上面寫了一個「令」字。「九一八」後，在東北卽使是三五成羣的集團，他們也要拿着一隻紅

旗，上面寫着什麼「義勇軍支隊」、「抗日先鋒軍」、「反日隊」等……各色各樣的名銜。問他們爲什麼要用紅旗子？他們有政治意識的隊伍說：「紅」是紀念抗日烈士底血，落伍一些的卽說：那是代表紅臉「關爺」「替天行道」。總之，他們都把紅旗做了抗日底標幟。

我和「大義字」盤着腿，坐在熱烘烘的炕上。他準備了小米水飯，還有鹹鴨蛋，大葱小白菜，我很舒適地吃了一頓。他留我住一宿，我便痛快地答應了。

日頭落了。我和他單獨地走到房後一棵放倒的木頭上坐下。熱氣消了，很涼爽。……我們把這根木頭上的乾樹皮剝下來點着，用青艾蒿蓄在火上，冒出了很濃的烟，驅跑了那些可人的虻蚊。「大義字」吸着旱烟管，把匣槍支在腋下。我們對着野火開始了談話：

「你怎麼幹起來了？」我問他。

「你想！我家是當地底大糧戶，打了個有錢底晃子；我個人又是他媽的倒霉縣長底姑爺，日本鬼子那能放我干休？我就來了個「先下手爲强」，帶着格金河底大排，划下來了！」他說起來，很有勁，很覺得自己做得對。

「對！你做得很對。……你有眼光！」我很稱讚他底勇氣。

「大義字」把烟管用力地吸了一下說：

「你在關內呆了十幾年？……怎麼樣？究竟有出兵收回東北底希望沒有？」

我想：——這倒是我發揮意見底機會了。

「你所說底希望，大概是指着政府說的罷？……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它是有計劃地侵略；所謂關內，它也正在用盡了種種方法，想把整個中國完全攫得，才肯罷休！……政府，在日本帝國主義急煎下，正窮于應付着！至于對東北出兵問題，目前恐怕只是希望而已！政府還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但，這樣我們並不悲觀；我想：老百姓組織起來，就是力量！這種民衆力量能幫助政府收復失地，它就是中華民族解放革命底生力軍！像你現在所領導的隊伍，也算是民衆武力之一。……」我所說的話，他聽了像是很興奮，因我很稱讚他的緣故。

「可是，老百姓底力量，須有組織，有行動綱領，才能發揮偉大的效能來。否則，各自為政，散沙一盤，很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那不過是一羣烏合之衆而已！……談到組織，東北抗日總會，就是現在東北最健全的一個民衆組織！它底組織網深入了東北底民間，並有正確的行動綱領。東北抗日聯軍在這個組織領導下，普遍地展開了游擊戰爭。——這些事實恐怕你比我還知道得詳細一點吧？……」我問他。

「抗日聯軍的確打得好！……不過抗日會來找我幾次，我和他們總沒機會長談，——可是，我覺得抗日會沒有什麼辦法。……」他很坦白地傾吐了他底意見。

「抗日會沒有什麼辦法？這大概因爲他們有些祕密工作，未能公開表現他們底成績底緣故。……但，抗日聯軍打得好，這，你是知道的。抗日聯軍爲什麼打得好呢？——那就是因爲各地方抗日會能和各聯軍底工作配合起來，抗日會可以充分供給關于敵人底各種諜報，籌措給養，和幫助聯軍組織地方民衆……——你想：這對于聯軍作戰底幫助，是多麼大呵！聯軍打得好這件事，並不是偶然的呀！……」

他聽我說話之後，默默地無言。……內心好像對于過去對抗日會的冷淡，很有些後悔。

「以後，希望你領導的隊伍，也能和抗日會聯合起來工作，我想那一定會有偉大的戰績出來。……最近，有一個機會，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和抗日會合作幹一下？」

「什麼機會？」他很注意地問。

「後天是十五號，日本鬼子要往佳木斯解款——大概兩萬多吧？……聯軍第七軍老夏底隊伍也在這附近呢……你們可以聯合起來幹一下，只要你能聽抗日會底辦法做，一定會得到大勝利的！……」

他沒有說話，只頷首，吸烟。

十五號底黃昏。

一列車哀叫了一聲，到了一〇八號橋頭。

火車剛剛爬上了橋，「砰！」地一聲響了！一陣濃煙遮蔽了赤紅的暮靄，車頭和車身脫了節，滾下

丁橋底。接着在鐵道兩旁一陣激烈的機關槍和步槍射擊聲停止後，全列車像一條被殺死的大黑蟒，死挺挺地躺在那裏。

一羣武裝大漢，執着火把，擁進了車廂，開始了檢查。

逃避在鐵道外底窪地裏的沒有被射死的護車倭兵，頑強地發出一二槍聲，但在密湊的火網監視下，他們已無能爲力了！

箱子，沉顫顫的箱子，被人們一隻一隻地抬在馬身上。——箱子沉得太奇怪。

「我們不要上了當！鬼子沒有這樣沉？」「大義字」很機警地說。——這句話，提醒了大家，

一隻箱子被撬開了。裏面不是鈔票，都是滿登登的大烟土。

「大烟土也等于大洋票，抬！兄弟們！」「大義字」快樂地說。

我們知道鑛山底倭兵們，得到了劫車底消息，馬上就會趕來增援。我們趁着鑛山底空虛，從小路趕往鑛山，與老夏底隊伍會合起來，殺他個凑手不及！

當我們底隊伍衝到市鎮外底時候，老夏底隊伍已經一部份殺進去了。……商團、保衛隊、少數的「滿洲國」軍隊，那是這些英勇健兒們底敵手?!這些混雜軍隊底「主子」；除了少數留守之外，都開往二〇八號橋增援去了。他們都失了戰鬥力，在聯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號召下，多數都繳了槍，

降到聯軍中來。

烈火燒醒了這昏睡沉沉的小市鎮。我們整個的隊伍在雄壯的歌聲中，把這小市鎮佔領了兩小時。這短短的佔領時間在火把熊熊地照耀下，還召開了一個羣衆大會。在大會底主席台上——一座磨盤上——我發現了金君。我很驚奇地問他：「你怎樣也來到了此地？」

「我是在前兩個鐘頭，接到了抗日會底命令，才在離此地二十里底腰川趕來的」。他說話好像趕路似的，呼吸急迫，還沒有喘息過來。

雖然，躲在砲台里底倭兵，時時發槍向大會場射擊。可是，這個大會還是很熱烈地開下去。會場上有朝鮮隊伍，聯軍隊伍和「大義字」底隊伍；士兵們都悲壯地呼着口號，表示這一次鬥爭底勝利！我請「大義字」上台表示他底意見，他說：

「聯合起來幹，的確比單獨孤鬥，有力量有把握！事實底教訓，希望今後，各抗日力量都堅固地團結起來！」

老百姓們，看看抗日隊伍並不騷擾他們底住宅，並不掠奪他們底東西，反倒都好奇地圍攏到會場來。……可是，我們估量大隊底倭兵快返來了。我們沒有多量重武器的裝備，不願意和敵人作無意義的正面戰鬥。我們只好熱刺刺地各整隊伍退回各自底根據地。

老百姓們，包圍着我們，好像有些捨不得離開。因爲我們對他們底親熱的態度和懇切的言詞，都是

他們失掉祖國後，很久很久沒有聽見過的了。……有的，毅然丟開了家，追上我們底隊伍來。

「正夜嘯」！在鶴立崗底鑛山上。

這聲音，衝破了這痲痺似的小市鎮底黑暗與沉悶。他們不斷地動了！——那些壓在黑暗下的健壯的勞動者。——自從那天夜嘯了以後。

誰是大勒羅密底主人？

「我接到了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李延祿底信，他催我到大勒羅密去會他。因爲他等我晤面後，就急於要東征去了。這封信是寄到呼蘭又幾經輾轉才達到了我底手裏。

時間很倉迫，不能再躭擱了。我馬上動身往大勒羅密去。

我在一個夜裏，從依蘭登船，在松花江心，又漂流了十二個小時，清晨，到了小勒羅密。這一個小碼頭現在是和蓮江口碼頭新陳代謝了。它是長白山木材底吞吐口；在過去，松花江上底輪船還沒有用煤做燃料底時候，它也曾驕傲一時，檣帆交錯，舳艫櫛比地過着熱鬧日子。現在，它像一個破落戶，荒涼地躲在壁立峭崖下，很羞澀見人似的。

大勒羅密離碼頭，還有十五里旱路。原有的輕便鐵道，現在沒有準時間開車，我只好混在一幫砍木頭的「巴頭」羣裏，徒步走到大勒羅密鎮。

我走進大勒羅密鎮以後，經過了半載被燒燬了的街，那些破屋底斷壁上掛滿了蜂窩似的槍眼。同行一個「巴頭」告訴我，才知道那是前半個月，被抗日聯軍第三軍佔領底時候，遺留下來的戰蹟。

我到了裕方公司底大門口，護勇很威嚴地，武裝在那兒守衛着。——這又使我底心裏，有些猶疑：「爲什麼，李軍長底通信處，是設在這個公司裏？……雖然呼蘭縣底抗日會能祕密地設在公署裏，但，他們底工作究竟因爲是祕密的呀。……李延祿這個名子，誰不知道是抗日軍底軍長？……」

可是，事實迫使着我，無論如何懷疑也得進到公司裏去看後再說。因爲李軍長給我底那封信上，明明白白地寫着：「大勒羅密裕方公司張××先生詢卽可」。我硬着頭皮，不加思索地闖進了大門。衞兵沒有攔我，大概是看我「來勢甚猛」吧？

我走到屋裏伏在櫃台上，呑呑吐吐地問張××，又問到了李軍長底化名李×。一個胖胖的管賬先生，很冷淡地一邊翻着賬簿，一邊問我：

「你找李×有什麼事？」

我看他在冷淡的臉上，露着很關心的樣子。我想：「該不會有什麼差錯吧？……」

「我從××地方來，會他有要緊的話說」。我很懇切地說。

「呃！××地方來？這里有前幾天由××地方寄給李×底一封信，是你的嗎？」他驚奇地露出了微

笑，從抽屜裏拿出了我在××地方動身前發的一封信。

「嗯！正是我寄的！」

他走出了欄櫃，把我讓進到裏面一間屋子裏，很熱烈地招待我。他告訴我：「今午下午，就有李軍長司令部底運給養的車，你可以坐這輛車，到司令部去會李軍長」。他還一面解釋給我聽，說這運給養的車，每禮拜只有一次；要不是今天湊巧，我得爬三十里的山路。

我們在談話中間，走進了一個方臉「木巴頭」打伴的漢人來。他嘴裏銜着一隻短短的旱烟管，兩隻大眼睛盯着看我。經過這位賬房先生底介紹，才知道這位漢人姓石，是第四軍駐大勒羅密底辦事處副主任。這位石君很沉着，很健强，不很多說話。

下午一點鐘，石主任把我介紹給一位廠臉山東人，他姓徐，是第四軍底司務長。我同他都坐在給養車上，一顛一簸地往南山裏去。

走了一半路，天氣就陰沉下來，落着牛毛小雨。由徐司務長底提議，我們捨棄了大車，徒步爬山走小路；這樣，我們可以早到司令部兩個鐘頭。

徐司務長，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人，一路上談笑着，他一點都不感覺疲乏。他那張臉相，活像一個出過天花的小叭狗，再加上他那滑稽的侉聲調。人人見了都會不自主地發出笑來。他是一個直心快腸的

人，心裏有什麼就說什麼，不管對不對，和別人喜不喜歡聽。——因爲，他根本就沒有，也不曾顧到這些事。……他是一個老「耍人」的，在長白山頂幹了十四五年了。「誰不知道俺徐三瘋子！」他過不了三句話，就要說這麼一句。我喜愛他底爽直，他底不顧一切的性格，和「管他媽的」人生態度。像徐司務長這種人，他能說到那兒，就做到那兒；東北底環境正需要這樣果斷肯幹的人。

翻過了兩個山嶺，徐司務長還是扯着他那倖緞調高談着。我第一次爬上了這樣高的山，我們像攢進了雲彩裏，往下看去，迷濛一片，都被雨絲和雲霧遮斷了。我底腿有點發抖了，沉甸甸地有些不願再挪寸步了。「累了嗎？歇一歇罷！」徐笑着問我。我看他能登山如履平地似地，我感到了慚愧！「爲什麼這粗鹵的瘋子比我强？他不露出絲毫的疲乏來？……不，我絕不休息！我絕不在瘋子面前示弱！……」——我心裏這樣想。我故意苦笑着，我答覆他；像他對我笑着說話一樣說：「沒有關係，用不到休息！」，瘋子看一看我，並沒十分注意我的答辯，又恢復了他底談笑。

當爬上第三道嶺底時候，我底脚像壓在兩塊笨重的大石頭下，再也抬不起來了。這眞是緊急關頭呀，我能示弱嗎？那瘋子像飛似地已經走到我底頭前。……我仍然再接再厲地往上爬着。我心假定地在想：「如果敵人追上來了，你也要休息嗎？」

終于在一座茅草搭成的「馬棵」里，我會到了李軍長。

我們緊緊地握着手，他那顧長黝黑的臉上，露出了和藹的微笑。他有長大的身材，睿神的眼睛，還

有那待人周到溫和的態度，處處都表現出他是一個領袖人材。

晚飯，是包米糙子飯，唯一的菜是一碗鹽水，和一碟小白菜，李軍長和弟兄們都很有味似地喫着，那一碟小白菜，還特意地放到我底面前。……我看出了他們底物質生活，眞有局外人所想像不到的那樣苦。但，擺在我面前的那羣健兒，都是很奮發地過着有紀律的生活。他們有時集攏來唱歌，那歌聲是那樣宏亮快樂；有時在松林中自己開發的操場上，去做野外演習，一個個隊員，是那樣精神活潑；有時，還要讀書寫字，上訓練班，又都像研究室裏底學者一樣的恬靜幽穆。——他們對于生活現狀，是那樣地有自信心與有興趣，他們忘記了物質生活底窮困。

我是從那城市生活中跳出來的人，看見了這些健兒們底生活態度，內心感到慚愧，眞覺惴惴不安！我不但要學習他們鬥爭的精神，我還要學習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他們對于他們自己底工作，並不是一時的，感情的，衝動的，他們是把生活看成了鬥爭；鬥爭就是他們全部底生活！

在第三天，李軍長發動了一個方正縣地方軍民聯合歡迎大會；我以上海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民衆武裝部代表底資格，接受了這個大會底盛意。

我和李軍長，還有其他五六個同志，天剛一亮，就趕着往會場上跑來。我們一氣就跑了二十里。我在環境鍛鍊下，進步多了！他們走多快，我也能走多快；那尖峭的石子兒，格在我底脚掌下，也不覺得

痛癢了；遇着小的河流，我也和他們一樣穿着鞋襪就蹚了過去，和走平地一樣地不在乎了。我想：「一個人只要虛心學習，鍛鍊，那有不能的事!?」

會場底佈置，使我很驚奇。因爲在這文化落後的荒山里，能有這樣的一個場面出現，那一定是在幹練的政治工作人員指導下完成的。這座要傾圮了的茅屋，在它那將毀滅了底歷史上。也開闢了光明的一頁。

屋門上懸了一副紅旗，門脚下放了一張飯桌子，權當了主席台。在牛圈上、窗櫺上、煙囪上、大樹上，到處都貼滿了標語。紅綠紙上寫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摧毀僞滿統治！」，「反對併大屯！」，「反對繳槍繳照！」，「反對壟斷工商業！」。「反對武裝移民，沒收土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收復失地！」，「抗日聯軍萬歲！」，「實現民衛抗日綱領！」，「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開會的時間到了。

李軍長報告開會意義以後，他把我推上了飯桌子——不，那是主席台——我看見我底面前和左右，站滿了各種各色的人物。……………內中居然有穿「滿洲國」制服的軍官和警官，還有道貌岸然的老紳士，肥頭大耳的商人，有捲着褲管的農夫，抱着小孩的婦女，拿小鞭子在玩耍的牧童……這些複雜的大衆，堆到了我底面前，我注視着他們，一時說不出話來。

李軍長指點着我面前的人羣，一個個介紹着說：「這是大勒羅密底×商務會長！這是農務會×會長……那是×隊長！那是第×署底×署長！……×經理！×老板！……×保長！……」他如數家珍似地微笑着指給我看。

——「滿洲國」底隊長？署長？商務會長？……農務會長？……是的，他們都是中國人呵！

我立在這些民衆底面前，我不能辜負了他們底熱情，我應當安慰他們，鼓勵他們！我興奮，興奮得流出淚來！他們——失去了祖國的孤孽，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披着漢奸囚衣的，有錢的，貧窮的；……商人，農民，士兵……這些，這些數不清的千千萬萬的大衆，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期待什麼呢？是不是希望從我底口中得到一點祖國底消息。

我說什麼呢？我流出了熱淚！

「衆位鄉長！衆位同胞姊妹們！

我叫出了一聲，我益發顫抖了！我說什麼呢？

「……我是剛從國內回來，今天承你們底盛意開會歡迎我們——我知道，你們歡迎我，是以爲我給你們帶來了祖國底快樂消息！——我該如何來表達我底謝忱呢？！……我是赤手空拳一個人跑回來了，當我重又踏進我這別來十年的故土底時候，我到處都聽到了同胞們在日本帝國主義壓搾下底慘號！可是，我如何救出我那些親愛的同胞呢？我只一個人。赤手空拳的一個人！……

「我哭嗎？日本帝國主義絕不會憐惜我，而發出惻隱心解放了我那些親愛的苦難中的同胞！我回到關內去大喊求救嗎？日本帝國主義底鐵蹄，正試探着一步一步地踏上了關內同胞底身上！他們自顧不暇，那有力量分出來，幫助我們？……

「那末，我眼看着我自己和我底親愛同胞們，等着日本帝國主義宰割下去嗎？不能！絕對的不能！……我，和我底同胞們，只有幹！從死里幹出一條生路來！……

「衆位同胞們！你們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們組織起來，就是力量！我們武裝起來，就是民族解放底先鋒隊！我們不幹是死，幹！于死里尚可求生！……

「日本帝國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最脆弱的一環。東北這樣大的地方被它佔領後，它就苦于支撐了！現在它還想進一步吞嚥整個的中國——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我們肯定地說：日本帝國主義沒有這樣大的力量，它這樣蠻幹，不過是自取滅亡而已！……

「衆位同胞們！在日本帝國主義抽出力量往關內繼幹底時候，正是我們在東北發動廣大游擊戰爭底時候！這樣，不但爭取了東北底大衆解放，更幫助了整個祖國底解放鬥爭！……是時候了！我們要行動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拚個死活，不應該坐以待斃了！……

「我現在，報告給你們一個好的消息：就是在國內，不但政府在各黨各派團結下，已下了抗日的決心，所有全國大衆也都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直接參加抗日戰爭了！……

「在東北，『九一八』後，所有抗日力量，就開始了空前的團結，在東北抗日總會正確的指導下，各黨各派各階級各團體，以及所有在東北不甘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朝鮮、蒙古各民族，都集擁在抗日大旗下，走向了反帝底戰場！在歷史上，這是多麼光榮，多麼悲壯的戰鬥啊！……

「今後，在東北——不，全中國——應當堅決地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爲，只有在整個的民族大團結下，才能爭取到民族解放戰爭底最後勝利！……

「最後，我們要：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

「『打倒僞滿政府！』——『打倒！』

「『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護！』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萬歲！』

「『東北抗日聯軍萬歲！』——『萬歲！』」

……………………

脫稿于一九三八，三，十日晚。

——卽「九一八」六周紀念後百七十三日。

寫在後面

這些，都是事實，鐵的事實！

這些事實，我個人知道了；我更希望世界上每個人都知道！尤其是正在被日本帝國主義飛機大砲屠殺下的，或將被屠殺的中國人們！

——因爲，我這篇報告裏：有日本帝國主義殘暴的事實，可以使每個中國同胞和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士們，知所警惕！

——因爲，我這篇報告裏：更有英勇的民族鬥士們底可歌可泣的革命戰蹟，可以指示我們，如何解放國家，解放自己！

我顧不了文章的拙笨，和時間有些落後，所以發表了。

——作者，一九三八年，「九一八」七周年，重慶。